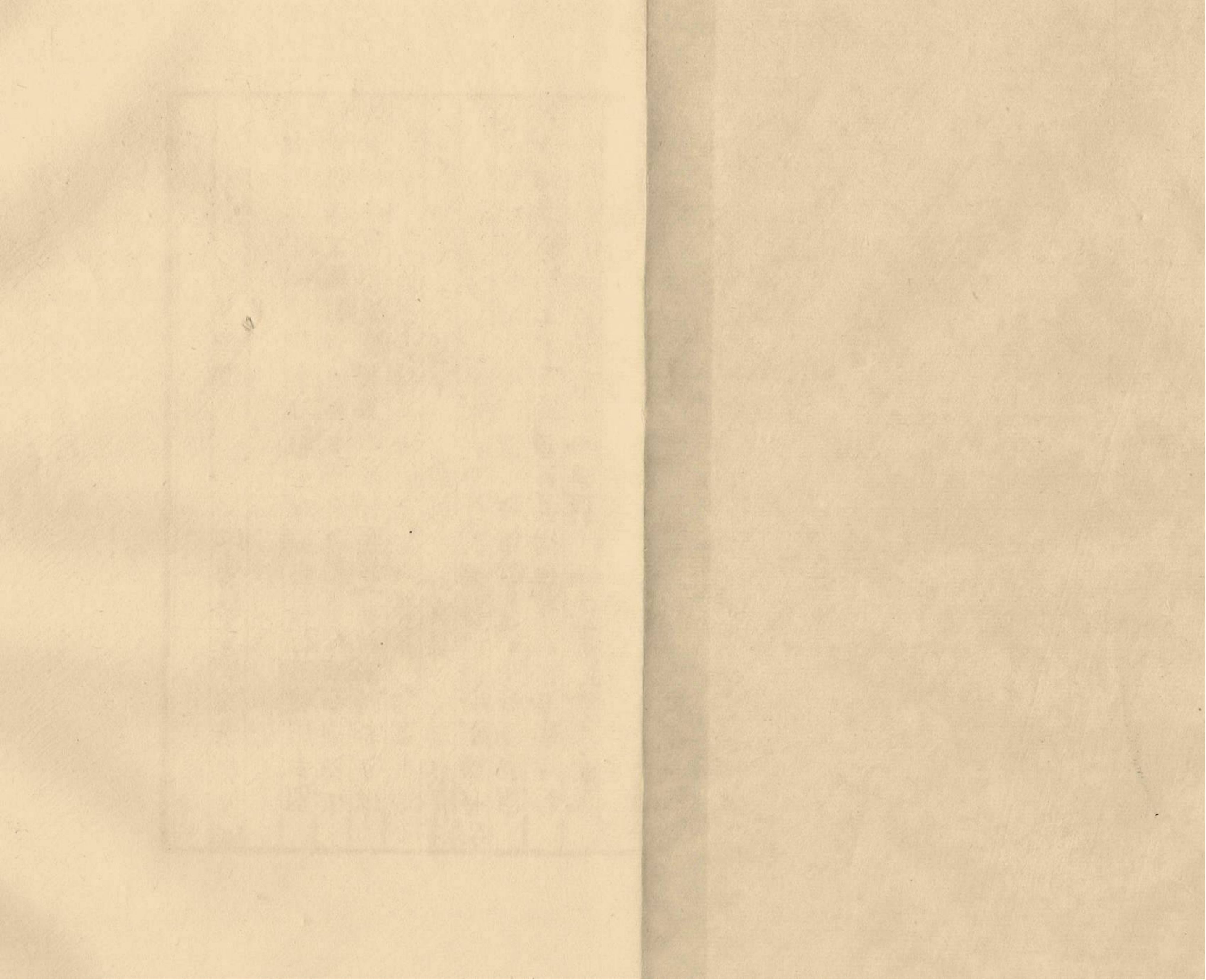


文苑英華

十



書  
知

太子諸王附  
北省

宰相  
省上

雜啓

文獻通考卷之六十一  
六十一

投知四

啓十一

為張周封上楊相公啓一首 為李貽孫上李相公啓一首

為舍人絳郡公上李相公啓一首 為絳郡公上李相公啓一首

為絳郡公上史館李相公啓一首

為絳郡公上崔相公啓一首 為韓同年上河陽李大夫啓一首

為賀拔貧外上李相公啓一首

為同州任侍御上崔相國啓一首

為舉人上翰林蕭侍郎啓一首

為張周封上楊相公啓

李育應

某啓某聞不祥之金大冶所惡自銜之士明時不容斯實  
格言足為垂訓然或顧逢伯樂但服鹽車聽屬鍾期不調  
綠綺導壤搖落老大傷悲鳳劉勝之寒蟬効子其除之枯木

第薄涉藝文雖不穎於囊中水竟深於山上淹留蓮幕一作

國一作栖託一作祗事戎麾插羽佩韃從相公於關右束書載筆隨

校尉於河源自北徂南已秋復夏心驚於急弦勁矢目斷

於高足要津而又永念弊廬空餘喬木一作中桂樹遠媿

於幽人日暮柴車莫追於傲吏捋鬚理鬚霜雪呈姿弔影

颺音煙霞絕想徒以相公遠躬世故容在恩門存趙氏之

孤受梁生之禮竿將濫吹石有參瓊咳唾隨風眄睐成飾

追惟疇曩曾是逢迎蜀郡登文翁之堂上國醉曹參之酒

吹噓盡力撫愛形顏雖以捧承莫能銜戴況許之高選光

彼官情以曲臺之任用猶輕憲署之發輝方盛仍期官牒

不越歲時今則節邁白藏候臨玄律鸞雖戀主馬亦嘶風

郭伋還州尚不欺於童子文侯校獵寧爽約於虞人苟四



時之信是孚亦一諾之恩斯及況自元和已後公侯冢嫡  
卿士子孫與之同時歷然可數莫不翔踰鳥道泳出龍津  
或並命南臺或迭居青瑣金朱照耀軒蓋追隨某雖忝伊  
人亦惟惟集作共推華胄比王謝之子弟誠有重輕在嵇呂之交  
朋夙嘗連接而獨分光隣女貸潤監河野鶴天麟絕比倫  
於朝右駢叅短簿困擬議於軍前竊聽重言嘗興深歎是  
以願馳蹇步誓奉光塵儻或厠錯新之斯翹詠歸美於自  
牧少窺上路試睨重霄擊水三千暫隨鵬運澄流十二免  
使魚勞猶能贊叙燹調謳詞鎔範庶無雅拜以累於  
君公不使繁聲見憂於仲子心集作仁懷右集作台席夢結邊  
城寓尺牘而畏達空函寫丹誠而慙非徒筆仰望恩顧下  
情無任攀戀感激惶懼之至

為李貽孫上李相公德裕啓

前人

月日從姪某官某謹齋沐裁誠著于啓事跪授僕者于獻  
于司徒相國叔父閣下某伏遠牆藩亟踰年籥抱英華作徽  
音於故器雖賞逐時遷竊餘潤於奧雲亦情由類至中阿  
弭節末路增懷沉吟易失之時悵望難邀之會石崇著引  
徒願思歸殷浩裁書其如慕義伏惟相公丹青元化冠蓋  
中州羣生指南命代先覺語姬朝之舊族莊武慙顏叙漢  
代之名門韋平掩耀歲集作隣三紀克佐五君動著嘉猷  
行留故事陶冶於無形之外優游於不宰之中始者主上  
以代邸承基琅邪續業明發不寐懷清廟之景靈日晏忘  
飡念蒼生之定命爰徵元老允在寶臣五載于茲六符斯  
炳頃單于故境集作地獯鬻遺疆屢緣喪荒亟致携貳夙沙  
自縛其主冒頓忍射其親遂去北邊欲事南牧既赫斯而  
貽怒乃密勿以陳謀管氏將來屢發新柴之井留侯每入

便

集作更

聞借箸之籌全師

集作羣帥

受成中樞獨運前軍露板

方事於羽馳清禁壽觴旋聞於月捷仍其貴種慕我華風

或辨姓寫誠推諸右校或釋兵仗集作服義列在周廬潞子離

狄而春秋書徐夷朝周而大雅詠其餘鷹驚鳥散風去雨

還亘絕漠以銷寇委窮沙而喪膽胡琴公主已出於檐檻

毳幕天驕行遺其種落集作醜酪集作醜向若非薛公料敵先陳三策

充國為學嘗集作盡通四夷則何以雪高廟稱臣之羞全肅

祖復京之好此廟戰之功一也惟彼參代集作疑實與皇家

天漢美名方之尚陋春陵王氣比此非多而物衆藏姦地

寬長孽敢起在行之衆因興逐帥之謀遂使起義堂邊台

臣夙駕晉陽宮下逆豎宵奔翻集作月勢將冀於連雞勇鬪

尚同於困獸詎知長筭已出奇兵金僕靈釭靡留於旬朔

復輿貫木已集於都街此廟戰之功二也而潞寇不懲兩

豎之兇徒恃三軍之力于我王略據其父封表既因累葉

之資衛朔拒大君之詔人將自奔鬼得其集作醜誅蛙覺井

寬蟻言樹大招延輕險曾微集作微吳國之錢藏匿罪亡又乏江

陵之粟所謀者河朔遺事所恃者巖險偷生今則趙魏俱

攻燕秦集作齊併入奉規於帷幄遵命於指蹤亞夫拒吳驚東南

飛走之虞一縷見傾危之勢計其反接當不踰時是則陳

曲逆之六策集作奇翻成屑屑葛武侯之八陣更覺區區此

廟戰之功三也孤集作三寇行靜萬方率同將盪海騰區夷山

拓宇高待泥金之禮雄專瘞玉之辭烟閣傳形革車就國

盡人臣之極分煥今古之高名況又奉以嘉聲諧茲國檢

傳文賜糗遠箴醉飽之徒晏子朝一作幹衣橫勵輕肥之俗比

周息慮孤介歸仁紹續勳家扶持舊族罔容私謝皆事公

言景風至而慶賞先行仲吕叶而賢良必遂豈直杜伯山之令子大邑傳榮陶彭澤之孤孫西曹受署重以心游書園思託文林提英華作枹於絕藝之場班揚掃地鞠旅於無前之敵江鮑輿尸集作故矯枉集作則黃冶德裕有黃冶賦英華作竹之賦興游道則知止之篇作詞窮體物律變登高文星留伏於筆間綵鳳翱翔於夢裏此固談揚絕意報集作効何階若某者徒預宗盟早鹿清鑒而行藏遷貿岐路差池今將抽實吐誠推心叙款緘集作猶未寫詞已失煩集作其爰自弱齡實抱孤操寒郊映雪暑草搜螢雖有謝於天姿或無慙於力學庾持奇字陳庾持傳好為奇字英華誤作屢持奇字信未比旨通敬禮小文頗常留意大和中敢揚微抱竊獻短章方俟明誅忽蒙復命荊州一紙河東百金叨延月旦之評長積竹林之戀竟以事將願背蹇與身期離索每多交攀莫遂武陵被病洛表求醫未及

上言先蒙受代肩輿而至杜門以居蓬藿荒涼風霜迅厲今已稍痊美疢獲託休辰殷鈞體羸尚能為郡馬卿疾罷猶可言文退無井臼之資進乏交朋之助是以徘徊軒幄託附緘封冀陳蔡之及門庶江黃之列會敢渝孤直仰累清光東浪驚年西颺結欵矢英華作心佩賜畢命銜輝道阻且躋書不盡意金楹假蔭望同相賀之禽珠岸迴光庶及不枯之草明懸肝膽唯所鑪錘干冒尊嚴伏用兢灼謹啓

為舍人絳郡公上李相公啓

前人

其聞量力省躬典刑之深旨度材任事聖哲之良規某雖甚愚頗嚮斯義屬者謬圖集作仕進因藉時來伏值相公顧以外藩夙通衿契憫羊曇之未立早託謝家憐康伯之無歸常依王氏拔於幽滯處以周行遂俾集作南憲中臺屢承闕乏內庭西掖比辱昇遷邁越時流塵汗中旨恩渥

非次性分難移徒當侍從之榮莫有論思之効竟使懼因  
福過疾以憂成外雖全人中抱美疢常願青蒲瀝懇紫殿  
披誠進退未聞過累仍積及正名綸閣收跡翰林尋願集作欲

竊俟休旬拜伏集作伏拜蕭屏謝昔年之朝獎杼他日之私誠  
而機事且繁瘳和少暇齊沐累至肝集作肺賜莫從旋屬虜

帳夷氛壺關伐叛絳臺北控有元戎大集之師鄭國東臨  
過列鎮在行之衆任當調發事屬供須豈斯擇材皆在非

據周旋二郡綿歷兩霜頒宣詔條祗暢集作暢廟畫雖無咎悔  
亦乏殊尤集作功今幸以四海無塵九州嚮化靈臺偃伯衢室

歸尊是修明禮律之初舉拔俊賢之始而鄭之為地右臨  
梁苑左倚成臯比之列藩實為劇郡山東望族幾同屈景

之強洛邑頑民嘗雜荏蒲之聚永言出牧豈易其人而又  
孔道所因使車旁午送迎或闕則怨讟流詞館餼稍求集作求

則職司謗集作貽辱託之全器猶或難居矧在朽材寧宜久  
處其伏思自隨官集作官牒遽忝恩榮位至圭符寵當金紫

或筋骸無苦心志有餘即豈願踞熊軾以告勞指隼旟而  
辭疾直以攝生寡妙舊恙無痊儻或形言懼塵清聽每朝

昏改候霧露潛威則或至問俗有違在公多廢坐為尸祿  
行有愧顏而又貪盛明之時有婚嫁之累未敢高論止足

直乞退休是以輒疏情誠上干陶冶伏惟相公雲龍叶應  
舟楫呈功比屋可封期於屈指一夫不獲固以動心如蒙

曲鑒深誠猥從志願置之他所以遂其愚集作宜則吳楚列城

江關別郡集作部雖居隣佐亦委緝綏獲安病躬豈敢擇地

猶希磨淬鉛鈍撫養疲羸積以歲時少裨塵露伏惟試賜  
恩照圍減帶緩髮稀弁傾宵然向風目極心往下情云云

為絳郡公上李相公啓

前人



某少悲羈屑不承師友之親此集無規晚學文章粗致鄉曲之

名此集無譽謬汙官秩遂彰華纓握蘭清曹視草禁掖貪叨過

極憂責匪寧早為寒暑之所集作侵頗染集作肺腸之疾自

頃以慶雲結蔭宸極係心當就望以推誠於煎調而寡裕

前歲仗蒙任使奉遠承明值朝廷興問罪之師原野有宿

兵之餽絳城甚苦鄭驛匪遙集作完集作加之以降虜移鄉仍之

以貴臣銜命飛輓之外將迎寔繁旁奉廟謀上遵詔旨動

繫調發居勞撫安抱疾以臨為日斯久仗幸姦兇克乂濡

澤橫流是大朝陟降集作黜陟之初良冶挺鎔之始此郡路通

四境名冠六雄軒蓋已來原野交錯集作梓蒲有聚武吏

貽憂雖清時無杼軸之虞而常日有逋懸之賦必在假之

賢守屬以強材然後清集作謙集作詠克興公私不廢豈可使某

素兼痾恙本乏良能久於是邦以主東道饋飡將藥甌並

進假牒以公案相隨含意不言貪榮是罪相公漢籌始運

殷鼎將調度材任官歸於至當存誠愛集作物決在無頗

竊敢自託緘封遠干樽俎俯期恩意集作以保衰微且某

運偶昌期年初知命豈不願臨劇郡稍冀榮途但以力有

所不任心有所不逮雖欲勉強實憂敗傾彼吳楚偏鄉非

舟車要路永言凋瘵亦藉緝綏集作儻特降優容遙聞擬議則

朽質有報恩之所羸軀收曠位之譏宿疾或痊理劇未晚

伏惟試賜裁度嚮風披懇服義陳詞仰台耀以瞻輝望洪

鈞而佇惠干冒尊德集作伏積兢惕謹啓

為絳郡公上史館李相公啓 前人

某啓伏以秉大鈞者以物得其所為先執大化者以材適

於任為急將以致理在明命官使輕重合宜大小集作有

裕然後人稱其職職無廢人此相公之所以集無明知也某材

術素寡聲光莫聞叨偶承平謬登華顯洎分符竹使絕籍  
金閨一授專城再易灰琯且解巾臨郡前賢攸重一麾出  
守昔人所榮雖積戀於本朝實俯光於單緒況又此州管  
叔舊國帝鴻遺墟接彼嶽嶢浸以京索聚山東之右族邇  
雖表之宸居內揣非才頗榮斯集作任而復以通莊所自  
假道攸繁載惟餞迂之勞實半頒宣之務必屬於壯齒付  
彼全人用以責功僅能集事某早年被病晚歲加深衣袴  
無取於紮清藩溷動淹於景刻徇已則坐墮物務業官則  
立致蕭衰願集作俱濟於公私實加憂於寤寐坐集作茲  
仍歲適有外虞降卒征人旬時併集飛芻輓粟星火為期  
以此疚心彌深舊恙今寰瀛大定雨露霽流高步翰飛一  
呼而至雲羅場藿萬里無遺將謂斯人以求良牧得才為  
美今也其時儻蒙允贊聰明曲聽奏記俯憐衰茶稍賜優  
容則亦不敢便掛簪纓遽離鑪集作冶江吳偏郡襦袴須  
人無根節之難少舟車之會俾之養理使得便安庶粗致  
人謠以酬廟筭則某所謂材有稱職時無廢人凡在官途  
皆仰時化伏惟試賜恩察違離漸久刺謁未由昔在丘門  
嘗忝四科之列今瞻魯史將期一字之恩下情無任感戀  
兢惶之至

為絳郡公上崔相公啓

前人

某啓某本洛下諸生東莞集作舊族粗霑科第薄涉藝文

謬藉時來因成福過青縑赤管已忝於華資集作黃紙紫

泥仍叅於宥密相公早容薄伎獲寄光塵別殿朝迴禁林

夜直每披襟素常賜語集作言知燕珮之為公敢矜先見

哀馬卿之多病亦辱來言圭律未遐銘鏤斯在相公鹽集作

梅調味舟集作檝濟時晉水擒兇集作都蕩梗以不剛不柔

貞百度以無偏無黨定九流若某者實有何能可叨出牧  
絳田已非厥任榮波轉過其材間歲已來爲政非易有南  
遷之降虜有西出之成師資罪所供餼牽之備未嘗造次  
敢殆躬親今梟獍掃除馬牛歸放將使坐臻富庶必先用  
得材能此地名高六雄實控東道分憂之寄自昔爲榮況  
在踈蕪敢忘涯分但以輜軒坐至賦貢川流非唯撫字之  
難兼有送迎之遽舊痾加甚朽質難堪假故稍頻曠廢爲  
懼又以官游旣久故里多違陶令之田園將蕪尚平之婚  
嫁未畢顧惟羈絆未可歸休竊敢遠疏丹誠上干清重匪  
獨祈恩於時宰實將誓款於已知儻蒙以然諾爲心誠明  
濟物垂憂不逮賜議所安則吳楚之間郡邑不集作非少非集作不  
當衝要或異膏腴使之頒條庶可求瘼一昨賊平之後啓  
事尋成冰霜始嚴筆札未暇又伏慮內庭曩顧稱已推遷  
五二五

外郡寓詞頗乖流品沉吟有日鬱悒經時今則情素坐煎  
驅馳行久若猶緘默是負陶甄伏惟曲賜恩鑒誠懸書殿  
戀積台階比殷浩之空函情同事異望孫弘之東閣竟往  
形留下情不任感戀兢惶之至

爲韓同年上河陽李大夫啓

前人

某啓某材術空虛行能無取因緣慰薦蒙記姓名劉弘一  
紙之榮方斯未重季布百金之諾比此猶輕昨者李涿侍御  
此來又蒙降以重言將之厚意望輝光而便同簪履在負  
荷而何啻丘山況某婚姻早聯門館外舅以列藩之故家  
人延自出之恩重疊依投綢繆顧遇東床坦腹早以愧於  
郝公朱邸曳裾復欲階於謝掾儻復清風時至丹慊獲申  
實於生前識其死所伏希恩啓

爲賀拔負外上李相公啓

前人

某啓某聞被彩飾於無用之姿斯須或可垂休光於不報之地始卒攸難至有馬疲而尚報輕軒席弊而猶存華幄推仁則極備用無聞雖有切於戀思宜自量其涯分嗚呼某者今甚類焉翰柔莫申語苦難聽聊憑牋素用一作寫肺腸伏惟少霽尊嚴猥賜披省某伏思早歲仰累深知龍尾貽譏敢通交契牛心前啗實媿時才世故推遷年華荏苒葭灰檀火屢變於寒暄靈濟泥涇遂分於清濁羈離管札僂俛絃歌名汙柳營顏斬花縣竟以千金乏產三逕無歸初服莫從迷津亟問屬者伏幸相公羹梅調味川楸濟時起塌翼於衝風活枯鱗於亂轍登諸蘭署轄彼芸籤臺閣移文語薛夏而無取東南才子並張率以何能未報前叨旋承後顧版圖被召花幕分榮牧駑駘於阜棧之中刻蠡蟠於樂懸之上勢高足跌道泰身屯未竭私誠已嬰沉痼

況某素無靈氣夙昧攝生乏單豹養內之功闕王吉實下之効湫底莫適節宣失中然猶深願待年少酬厚德三醫畢訪百藥皆投竟非无妄之災莫見有瘳之候瀕於九死復彼十旬取煖則煩加寒必痢髮寧支弁帶不成圍謝述心虛方茲未逮田光精竭比此猶強豈可尚占職負但尸俸入以塵物議且速殘骸况相公職統薄違時登衆寡任崇按比務繫孤終語見國職是賓僚豈宜虛曠固不可下私微物曲降深慈憫將盡於桑榆妨得材於杞梓是以推枕興感攝衾占辭願申斂跡之期以贖曠官之咎祇聽裁旨用息兢惶必也舊履流恩遺簪結念集作恤以孀孤非少婚嫁未終不使衰羸便辭祿仕致乎外地晞以末光未乖念錄之仁稍減憂慙之累亞尹諸府別乘近郊負荷無差饘餼有繼則猶冀逢十全之藝近一日之生重登門墻再

就埏埴是所願也非敢望也詞多力殆感極集作深涕其華作繁避  
席承言未卜曹叅之侍封函抒款畏遺殷浩之誠集作書瞻望  
清光實動魂守伏惟特賜憂察

為同州任侍御上崔相國啓

前人

憲啓憲質異楚材寶同燕石重以羈紲卽丁憫凶瞻遺構  
以闕然不堪多難奉成書而未就無處求生貌是流離屢  
經寒暑逮于集作乎既冠猶恤無家叨承師友之規獲忝簪  
纓之列此皆相公推孔李之素分念國高之舊家鏤朴雕  
頑披輦挾贖沐膏雨以令植假順風而使飛不然則安得  
獲驪龍之珠假獬豸之角榮皆過望感豈勝言而猶悵望  
下風徘徊高義望賀燕以難去撫棲鳥而不寧者蓋以相  
公以伊臯之事業佐大君以揚馬之文章輔昌運一登宣  
室遂借前籌以有征無戰之方彰明下武以永逸暫勞之

五言

卷之六十一

勢恢拓中華不舞梯輶不鳴金鼓復數千里之沃野刷十  
五聖之苞羞彼圍穀而穀人不知入鄭而鄭俾皆哭方茲  
決勝彼有多慙今百職聿修五工集作九功咸叙萬國佇登封  
之禮五山傾望幸之祥鰈至鵜來茅歸楛入馳湯驟夏輶  
漢陵周若憲者雖不能行舞舜戈坐耕堯壤至於獻千載  
河清之序裁二王助祭之詩歌詠相庭發揮帝載則其志  
願亦或庶幾伏希孫閣時開邴茵多恕克懋山公之德終  
全趙氏之孤擁篲瞻門封函即路苑沙宮樹雖吟左輔之  
風煙良夜慶霄唯望中台之晷度感恩撫已誓志投誠仰  
惟輝光終賜埏埴下情無任感激攀倚惶戀之至

為舉人上翰林蕭侍郎啓

前人

某啓某聞師曠之琴不鼓之則無以召玄鶴揚羲之石不  
用之即無以聘應龍物既有之言亦由是伏惟侍郎學士

網緼降秀翕闢資華天上比方但有文星粗爾人間擬議  
未將秦華為然爰自妙齡遂有名輩當時人物何哉唯効  
於褚公邇日風流杜又難方於衛玠加以弘成與石郭璞  
傳毫渙水儻來皆逢藻繪荆峯若至只有瓊琳合杏縑緗  
縱橫筆硯三都作序不勞皇甫士安萬乘為僚只有東方  
曼倩况從近歲且有外虞傳介子在樓蘭國中奇功未就  
班仲叔於玉門關外報命猶賒雖太平之業已隆而震耀  
之威尚作侍郎又綢繆武帳密勿皇闡九地九天之兵寧  
因舊學士縱七擒之術固已玄通用視草之工解按劍之  
怒手為天馬心繪國圖九重之中暫煩前箸萬里之外輒  
敢衡車位誠在於論思功已參於鎮撫圖書之府鼎鼎之  
司伊咎懸遺帳集作為恨之誠夔說貯妨賢之媿載惟後命夫  
豈踰時抑某又聞之昔管仲經邦賓客有二周公待士吐

五、七九

五、七九

五

握皆三邴丞相之車茵寧彈醉客平津侯之賓館不礙布  
衣並脂粉簡編冠纓圖史後之披卷皆若昇堂侍郎美譽  
滂流高節彌折擔簦者成市躡屩者如雲此乃前賢後賢  
不殊軌轍往哲來哲非異門牆縱燕有黃金之臺齊為碣  
石之館料其棟宇必已荒蕪若某者陋若左思醜同王粲  
鬚眉不及於崔琰膏腹無預於鄭玄若值庭蘭固多慙德  
如逢巖電不望齊名重以惠劣禰生專非董氏殊顏回之  
易鑄若宰我之難雕徒欲萬卷咸披且乏五行俱下叨從  
歲賦勉致文編戶戶醬甌唯聞見辱人人藿曰不肯留題  
再困於魚登一慙於鴈序其長兄兩然天付直氣家傳義  
方雖在顛蒙不苟述作廣絕交之論抑有旨焉移太常之  
書非無敢集作為也頃者曾干閣侍獲拜堂皇既容納之有  
加遂希望之滋甚爾後以毛傷崇集作彈鱗損任鈎拔刺

不遷唵喁無暇既乖受教便以經時今孝秀貞集作爰來風  
霜已積秦人屢出自欲焚舟楚卒數奔誰教技旆是以更  
持魚目當夜肆以沽諸復挈豚蹄祝天時之未已義誠多  
媿志亦可憐儻蒙猶枉鉛華更施丹雘俾其恩地不在他  
門雖不及采集作疑椽集作榱備枝梧於大厦亦庶乎稊米增流  
衍於神倉與夫九九之能集作推猶或萬萬相遠誠深詞切  
聲急響煩仰郭泰之龜龍望仲尼之日月濡毫伏紙億萬  
常心干冒尊威伏用戰灼謹啓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六十一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投知五

上白相公啓一首

上崔相公啓一首

上翰林韋學士啓一首

上令狐相公啓一首

上崔相公啓一首

上首座相公啓一首

上宰相啓二首

爲人上裴相公啓一首

上鹽鐵侍郎啓一首

上封尚書啓一首

投憲丞啓一首

上裴舍人啓一首

上蕭舍人啓一首

上學士舍人啓一首

上杜舍人啓一首

上吏部韓郎中啓一首

上白相公啓

薛逢

某啓某聞杞梓居林掄材必藉其良匠驂騮伏阜發跡用章於圉人將假激揚必先紹介如某者關中士族海內窮

人幼遭憫凶壯知傳導南窮海裔北濟河源勤苦一經恓

惶三紀家門版蕩亡惠子之五車風樹哀纏痛虞丘之三

失加以元昆厄一作瘵孀妹無家同氣六人半歸泉壤嗟

乎郭氏之昆多疹顏生之室屢空縱白首粗霑一名或終

身不知五味凶衰荐及沉痛可知往往書卧及昏夜坐達

曉長安甲第羅列九衢朱門大開欲往誰訴因大中四年

冬蒙相公念以苦心拔授館職期於旦暮必使奮飛旋遇

羌寇犯邊相公北討風雲一失流落十年尉萬年而郎祕

書宰西畿而紉東洛凡所莅守皆立消塵但以時尚佻浮

不熟根本以親庶務者爲俗吏以能矯枉者爲令人聲名

看門簿高低流品出人家家子弟堅置童駮擠排老成遂使

清貫華資蔑聞於擬議塗趨空走久困於風塵自相公每

疑作秉鈞衡重開鑪冶私門相慶如春發榮山妻歛袂而



前日不以詞賦掇高科以詩篇達天聽以政事取章綬以孤直沉下僚今相國司徒公鼓鑄元和疇庸品物風俗日益厚太階日益平是懷才抱器之人雲飛羽化之秋也何尚悒悒於蓬茅者乎於是整某之冠急某之帶驅策僕御促某出門仍授某洛下所著百篇再拜祝而送之曰飛龍在天雲雨闐闐賢相秉鈞倫方序圓時哉時哉君其勉焉某離鞍拜賜超乘而出茫茫一作泮泮然而又不知其所自平生坎壈難自梯媒進退囁嚅終莫上達亦猶魘者夢逐聲愈哀而言愈不宣足愈勤而身愈不進孤影無援危燈在旁幽憂旅魂逼迫中夜獨能振臂呼而寤之者唯相公乎伏惟明誠燭兩耀大信鈞四時綱維設而天地開陰陽順而風雨若一物失所如推諸隍某所以滌慮嚮風齋心卜日細將肝膽具以一作再具披陳伏惟念以迷邦釋之網罟幸

五四四

五卷百六十二

二

信

甚每自握朝鏡潛窺壯猷恭守門風不敢墜地或乘秋搏擊或載筆芟夷或獻替而定否臧或從容而備顧問儔諸流輩亦不後人誠知自衒自媒士之醜行但以日暮途遠倒行逆施若俟涉級循涯必慮填溝委壑而又搜尋志尚爰及成人役思慮者三十年著詩賦者千餘首雖不足誇張流輩亦可以傳示子孫豈料尚與廢弟小兒蹶躅中途而爭先後抑又聞哀音入耳達者動容伏惟示以長途指之中道俾入懷之鳥重明曷漢之心曳尾之龜再有巢蓮之望不獨銜環報寶矯印酬愉必能當場效剋敵之功灼骨獻非熊之兆伏以國政初畢機務尚繁敢罄腹心先致門闥僭越之罪無所逃刑伏惟俯賜省覽百生幸甚百生幸甚不宣謹啓

上崔相公啓

前人



士或義重門人咸托光陰方成志業抑又聞弃茵微物尚  
軫晉君壞刷小姿每干齊相豈繫効珍之飾蓋牽求舊之  
情某邴第持囊嬰車執轡旁徵義故最歷星霜三千子之  
聲塵預聞詩禮十七年之鉛槧尚委泥沙敢言蠻國參軍  
纔得荊州從事自頃潘床無鏡儉府召圖弓戴經稱女子  
十年留於外族嵇氏則男兒八歲保在故人貌是流離自  
然飄蕩叫非獨鶴欲近商陵嘯類斷猿况鄰巴峽光陰詎  
幾天道如何豈知蕞陋之姿獨隔休明之運今者野氏辭  
任宣武求才儻令孫盛緹油無慙素尚蔡邕編錄獲偶貞  
期微迴馨效之榮便在陶鈞之列不任覩冒彷徨之至

上崔相公啓

前人

某聞石苞羈賤早遇何曾魏武尊高猥知徐晃其後咸成  
間氣訖立鴻勳能令簡冊一作素增輝亦俾罇彝動彩則道

五十六

文苑卷六十二

四

信

惟熙載皆資甄藻之時德邁賡歌必用搜羅之道是以皇  
綱克序茂範咸凝某荆氏凡材雕陵散質謬傳清白實守  
幽貞矍圃鸞弓何能中鵠立門用賦尋耻雕蟲常患荒蕪  
殊非挺拔依劉薦禰素乏梯航慕呂攀嵇全無等級分甘  
終老莫有良期既而竊仰洪鈞來窺皎鏡墳壚下土敢  
望頌形甕盎頑姿寧希鑒貌豈謂不遺孤拙曲假生成拔  
於泥滓之中致在煙霄之上遂使龍門奮發不作窮鱗  
鷲谷翻翻作終陪逸翰此則在三恩重吹萬功深空  
乘變律捷一作之機未得指軀之兆豈可猶希鼓鑄更露情  
誠伏念良馬嘶風非甘伏皂饑鷹刷羽終耻棲籠誠知秦  
養之恩頗有飛翔之志而又專門有暇曾習政經閉戶無  
營因窺吏事既辨張湯之鼠深知子產之魚書劔彷徨年  
光倏忽徒思効用無以為資儻蒙再扇薰風仍宣厚澤庶

使晏嬰精鑒獲脫於途黻蔑微班得昇於收器纔聞聲  
效便是扶搖

上首座相公啓

前人

某聞舉不違宗得於王濟近因其族聞自謝玄雖通人與  
善之規亦前哲睦親之道某謬叅華緒得庇餘陰固已鯉  
庭蒙翼長之恩阮巷厚心期之許遂得遷肌改骨擁本揚  
英則窮鳥入懷靡求他所羈禽繞樹更託何枝昨者膏壤  
五秋川塗萬里遠違慈訓就此窮棲將卜良期行當杪歲  
通津加歎旅舍傷懷相公河潤餘津雲行廣施調羹之  
味未及宗親育物之餘希沾幼弱儻或假一言之甄發  
隨百蟄之昭蘇庶令葛藟之陰拘疑作其煦育椒聊之  
實遂彼扶踈成鍾儀操樂之規寬顧悌拜書之戀下情  
無任

上宰相啓二首

前人

某聞日麗于天洪纖必及月離于畢枯槁皆蘇斯則推披  
疑作無私彰於大信苟關於宰匠咸仰以生成其或潤接  
西郊流金未已光承北陸豐部猶深則亦分作窮人甘為  
弃物歲華超越京洛風塵忽爾號咷非同阮籍泫然沾灑  
不為楊朱略忘覩冒之辜唯以哀矜為主伏念三餘簡墮  
六尺伶俜臨濟輝華昔懸陳榻洛陽羈旅今造膺門已驚  
於白葉流根敢望於哀多益寡但以謝家故墅事屬臨川  
陸氏先疇名遷好時同氣雖均於昭泰連枝或累於榮枯  
是以更就洪鈞來呈瑣質雖戴逵之弟志尚無聞而何準  
之兄恩輝已遍豈宜苟希河潤更望餘波投驥尾以容身  
執豚蹄而望歲然則跡同水疑作子質異山郎梓柱雲楣  
獨居蝸舍綺襦紉袴已卧牛衣若乃清旦問安長筵稱壽

貂璫必集少長俱來膏沐之餘則飛蓬作鬢銀黃之末則  
青草爲袍莫不顧影苞羞填膺茹嘆儻或王庭辨貴許厠  
九疑京縣坐曹令懸五色校於同列未越彝章則衛館孤  
遺常聞出涕山陽舊曲不獨傷心誓將居必在勤行惟鞭  
後潛知寄託所望於江州必效忠貞得酬於吏部無任皇  
懼之至

二

某聞仁祖乘流先知彥伯張憑植棹整值劉惔豈唯俄頃  
遭逢抑亦初終汲引當某羈游臨汝旅泊丹徒遐思警效  
之音杳絕煙雲之路苟無直道將委窮途何異於懸水揚  
音九弄有潺湲之曲嚴霜戒節兩樂含清越之儀某融襟  
蟻術筮跡龍門三千子之聲塵曾參講席十七年之鉛槧  
夙預玄圖而性稟半癡機無兩可牧堯羝而寡術舉舜鳳

年上中

文苑卷百六十二

六

信

以無緣使何準之兄皆爲杞梓戴逵之弟獨守蓬茅至于  
詞苑辛勤儒林積習自期燕筇不媿秦臺伏以相公周輅  
輪轅虞琴節奏早振經邦之業果敷華國之姿伊尹安危  
本同於北庶淵源晉殷浩字淵源唐人避諱以深字代淵此猶存舊字行止必繫於  
興衰旣而放跡戎軒遺榮畫室劉尹秣陵之柳尚有清風  
邵公陝服之棠空留美蔭竊聞謠詠即付樞衡是以負笈  
趨塵羸糧載路願奏書於台席思撰履於侯門儻張禹尊  
高猶爲戴榮說禮鄭玄嚴毅便令服慎聞詩敢歎朝飢誠  
甘夕死加以旅途勞止末路蕭條不無悽惻之懷豈只羈  
離爲主仰瞻旌祭如望蓬瀛不任懇迫之至

爲人上裴相公啓

前人

某聞疲馬依風悲皆感土秋鷹厲吻飢即投人能知養  
之恩頗識歸飛之兆是以臺卿瀝懇先告孫賓越石棲身

唯親晏子觀賢達始終之趣察古今行止之規必有良知  
願諧依託某伶俜弱植憔悴孤根詞林無渙水之文官路  
乏甘陵之黨每持踈拙久謝紛華旣而曳履侯門經時不  
遇牽裾憲府越月而昇九衢獨愧於迷津五省纔霑於掌  
庾相公初締鄭棟甫潤殷林寧知最陋之姿首在陶甄之  
列技於郎吏委在絃歌元日縱囚殊無異政清晨探賊未報  
殊恩豈期遽露情誠猶煩鼓鑄近者私門集疊同氣貽災孀  
幼流離關河緬邈淚變萑弘之血髮同園客之絲萬里魂  
銷孤澄弔影蓋生人之大痛行路之同悲泉壤長辭何緣  
取決人琴併絕不得申哀端居則有愧簪纓乞告而曾無  
事例又以孔懷酷遠先塋非遙永言龜告之期遂在螭鳴  
之月儻解其所任契彼私心絕覲冒於官曹獲優游於教  
義孤誠所願九死如歸其或念以艱虞難於罷免亦有虛  
閑散秩不漏於幽微終鮮之悲無慙於顯晦伏增哀迫懇  
款之至

上鹽鐵侍郎啓

前人

某聞珠履三千猶憐墜屨金釵十二不替遺簪苟興求舊  
之懷不顧窮奢之飾亦有河南撰刺徼彼通家號略移書  
期於倒屣志亦求於義合理難俟於言全某管蒯九姿邾  
滕陋族釋耕耘於下邑觀禮樂於中都然素勵顓蒙嘗耽  
比興未逢仁祖誰知風月之情因夢惠連或得池塘之句  
莫不冥搜刻骨默想勞神未嫌彭澤之車不嘆萊蕪之甑  
其或嚴霜墜葉孤月離雲片席飄然方思獨往空亭悄爾  
不廢閑吟強將麋鹿之情欲學鴛鴦之性遂使幽蘭九畹  
傷謠詠之情多丹桂一枝竟攀援之路斷豈直牛衣有淚  
蝸舍無煙此生而分作窮人他日而唯稱餓隸頃者萍蓬

旅寄江海羈游達姓字於李膺獻篇章於沈約特蒙俯開  
嚴重不陋幽遐至於遠泛仙舟高張妓席識相溫之酒味  
見羊祜之襟情既而哲匠司文至公當柄猶困龍門之浪  
不逢鸞友一作谷之春今者俯及陶鎔將裁品物輒申丹慊  
更竊清陰儻一顧之榮將迴於咳唾則陸沉之質庶望於  
騫翔永言進退之塗便決榮枯之分如翩翩賀鷟巢幙何  
依轂鯨齊牛豐鍾將遠苟難窺於數仞則永墜於重泉空  
持擁篲之情不識叫關之路不任懇迫之至

上封尚書啓

前人

某跡在泥塗居無紹介常思激勵以發湮沉素稟顛愚夙  
耽比興因得誅茆絕頂薙草荒田默想勞神冥搜刻骨遂  
使崇朝覽鏡壯齒成衰暇日歌冠玄髻一作髻變白妄將蕪  
菲來貢文明伏遇尚書秉甄藻之權盡搜羅之道誰言凡

五書六五

東坡全集卷十二

信

拙獲預恩知華省崇嚴廣庭稱獎自此鄉閭改觀瓦礫生  
姿雖楚國求才難陪足跡而丘門託質不負心期一旦推  
轂貞師渠門錫社顧惟孤拙頓有依投今者正在窮途將  
臨獻歲曾無勺水以化窮鱗俯念歸美猶憐弃席假劉公  
之一帑達彼春卿成季布之千金露於下士微迴咳唾即  
變昇沉羈旅多虞窮愁少暇不獲親承師席躬拜行臺輒  
冒尊嚴伏增惶懼

投憲丞啓

前人

某聞古者窮士求知孤臣薦拔或三歲未嘗交語或一言  
便許忘年竒偶之間彼何相遠則運租船上便獲甄才避  
兩林中俄聞託契此又無由自致不介而親者也某洛水  
諸生甘陵下黨曾游太學不識承官偶到離庭始逢种嵩  
懸蘆照字編葦為資遂竊科名纔沾祿賜常恐澗中孤石

終無得地之期風末微姿未卜棲身之所侍郎議一作合  
機豕望逼台衡每叙群才常推直道昨者攝齊丘里撰刺  
膺門伏蒙清誨垂私溫言假煦內惟孤賤急被輝華覺短  
羽之陵飈似窮鱗之得水今者方祗下邑又隔嚴扃誰謂  
避秦翻同去魯佇見漢朝朱博由憲長以登庸願同晉室  
徐寧因縣僚而遷次下情無任

上裴舍人啓

前人

某自東道無依南風不競如擠井谷若泛滄溟莫知投足  
之方不識栖身之所孫嵩百口繫以存亡王尊一身困於  
賢佞伏念濟絕氣者命為神藥起僵屍者號曰良醫自頃  
常奉緒言每行中慮猥將瑣質貯在弘衿今則阮路興悲  
商歌結恨牛衣夜哭馬柱晨吟一笈徘徊九門深阻敢持幽  
款上訴隆私伏以舍人十一兄法上聖之規行古人之道  
俯躬中外不陋幽沉迹在層霄足有排虛之計身居大輻  
寧無拯溺之方伏在庭除希聞警效下情無任

上蕭舍人啓

前人

某啓某聞孫登之獎嵇康駸蔑之逢叔向蓋亦仙凡自隔  
豈唯流品相懸雖三秀靈一作鮮華終難苟得而一言輝發  
因此相期曷嘗不仰企前脩追懷逸躅豈期陋質偶竊貞  
規某器等餅筭居惟嶺嶠徒然折簡非孔門之詞率爾中  
科忝劉繇之第殷劓協律頃因同籍遂及論交竊示衷一作裏  
言奉揚嚴旨張司空汲引先及陸機揚丞相銓衡竟遺  
劉炫實亦義同得祿榮甚登門伏以舍人川瀆降靈星辰  
効祉所冀陶鈞之日不忘簪履之餘報不先期竊比齊門  
座客情非自外欲為顧氏家丞徒自捐軀安能報德下情  
伏增依託



上學士舍人啓二首

前人

某聞七桂希聲契宜符於涿水兩藥孤響接玄映於清霜感達真知誠參神妙其有不待奔傾之狀寧聞擊考之功亦有芝砌流芳蘭高襲馥已困雕陵之彈猶驚衛國之弦而暗達明心潛申讜議重言七十俄變於榮枯曲禮三千非由於造請始知時難自意道不常艱某荀鐸搖車邕琴入纓萎悴信人之末摧殘膳宰之前不遇知音信為弃物伏以學士舍人陽葩擐秀夏菜含章靜觀行止之規已作陶鈞之業遂使枯魚被澤病驥追風永辭平坂之勞免作窮途之慟恩如可報雖九死而奚施軀若堪捐豈三思而後審下情無任

二

某步類壽陵文慙渙水登高能賦本乏才華獨立聞詩空

五十二

李苑百六十二

一

信

遵詣道在蜀郡而唯希狗監汧河流而未及龍門常嗟美玉在山但揚異彩更恐崇蘭被逕每隔殊漆一作榛徒自沉埋誰能攀擷一旦彫於敏手佩以幽襟免使琳慙寧貽蕙歎潛虞末路未有良期今乃受薦神州爭雄墨客空持硯席莫識津塗既而臨汝運租先逢謝尚丹陽傳教取一作散覓張憑輝華居何準之前名第在冉耕之列俄生藻繡便出泥沙誰言獻輅車輪先期畢命猶懼吹竽樂府未稱知音儻更念毛韜終思翼長贖彼在途之厄仍遺生芻脫於鳴坂之勞兼貽半菽平生企望終始依投不任感恩干冒之至

上杜舍人啓

前人

某聞物乘其勢則嗜紀畫塗王褒傳忽若詩紀畫塗英華說詩紀作嗜紀才戾於時則荷戈入棘必由賢達之門乃是坦夷之逕是以陸機行止唯繫張華孔墮文章先投謝眺遂得名高洛下價重

江南唯彼歸萸同於拾芥某弱齡有志中歲多虞摸孝綽  
之詞方成牋奏竊仲任之論始解言談猶恨日用殊多天  
機素少揆牛溲於巨浸持蟻垤於維嵩曾是自強雅非知  
量李郢秀奉揚仁旨竊味昌言豈知沈約扇中猶題拙句  
孫賓車上欲引凡姿進不自期榮非始望今者末塗怛悵  
羈官蕭條陋容湏託於媒楊沉痾宜蠲於醫緩亦嘗懷鉛  
信史鼓篋遺文頗知甄藻之規粗達顯微之趣儻使閤一作閣  
中撰述試傳名臣樓上妍蚩暫陪諸隸微迴木鐸便是  
雲梯敢露誠情輒干牆仞

上吏部韓郎中啓

前人

某識異旁通材無上伎幸傳不訓免墜清芬衡輒相逢方  
悲下路弦弘未審可異前朝郭翻無建業先疇嵇紹有榮  
陽舊宅故人爲累僅得猪肝薄伎所存殆成鷄肋分陰屢

中

十一

信

轉尺涕難收仲宣之爲客不休諸葛之娶妻怕早居唯數畝  
不足棲遲智効一官靡能沾沃荒涼散杜流寓窮途高堂  
之饗社難充下澤之津蹊可見竊以弃茵懷舊尚動深仁  
投釣言情猶牽末契敢將幽懇來問平衡昇平相公簡翰  
爲榮巾箱永秘頗垂勗獎未至陵夷儻蒙一話姓名試令  
區處分鐵官之瑣吏厠鹽醬之常僚則亦不犯脂膏免藏  
練素豈惟窮遠得木涸鮒投全然後幽獨有歸永託山濤  
之分赤蟻疑作蟻無耻免干程曉之門進退彷徨不知所喻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六十二

登 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校正

投知六

投前夏口韋尚書啓一首

投禮部鄭員外啓一首

投永寧李相公啓一首

投湖南王大夫啓一首

謝崔舍人啓一首

投湖南于常侍啓一首

謝大理薛卿啓一首

投祕監韋尚書啓一首

上太常房博士啓一首

投鹽鐵裴郎中啓一首

投蘄州裴員外啓一首

投同州楊尚書啓一首

河中辭令狐相公啓一首

投鄭尚書啓一首

投前夏口韋尚書啓

羅隱

某啓某今月二日輒以近文一通上憑閣侍辭違既久僭越是虞勒蹇步以戴恩捨醫門而奚適伏念隨計渚宮之日求聞漢浦之年王儉望高芙蓉比幕陳琳筆健瑋瑁爲

簪因矜窺豹之能遂竊登龍之譽習池侍讌峴嶺從游許之以向者爲文頗勝張詡戒之以偶然成事恐似李滂其後歲月煎熬輪蹄頑秃僅逾十上幸免一鳴角羸而只有困時矢盡而未知降處間者尚書理兵夏汭栽柳武昌文聘江山粗資吟玩費禕欄檻聊奉登臨某此時嘗駐征橈仰趨畫戟方欲扣洪鍾而待教指墜屨以明恩而疾恙所牽依投不暇伏枕而初慙數蹇揚帆而竟歎途窮今則穎水政成旋爲故事中台位缺已副急徵風雲將騁於康衢神鬼肯論於宣室輒預提勃筵先立丘牆雖哲匠掄材固須良木而洪鍾許叩豈獨兼金謹啓

投禮部鄭員外啓

前人

某啓某前月十八日輒以所爲惡文上干嚴重尋嬰疾劣遂曠門牆伏以皎鏡無私雖容屢照醫門多病應倦施功

忍隨翔鳥之姿更望不龜之術某滄州捨釣紫陌迷塵徒  
欲信書不能知命道薄而魚腮易曝計踈而鳧脛難加所  
以甯戚扣歌不唯長夜魏舒對策近至中年丹霄無獨上  
之期雙鬢有相輕之色而負外芝田養秀桂苑摘華口裏  
雌黃旋成典故座中薤白早避風流敢因誘善之初仰冀  
噓枯之便儻一掬華陰之士聊拭薛文則數升漢書涇水  
之泥永依清濟謹啓

投永寧李相公啓

前人

某啓某去今月三十日獲遂起居伏以黃闈尊崇雖容展  
敬白衣卑賤不敢興言今則輒於隕獲之間聊舉證明之  
事晉代則司空試劍漢朝則丞相問牛彼或以頑滯幽姿  
或以疲驚下乘猶能動搖至化感達深仁而況生稟五常  
早知恩義跡居十等不至輿臺伏思癸卯年中維揚城畔

五十四十七

又六百六十二

二

謝傳裂土疆之日羊公分節制之時珠履毒簪朝盈望府  
雞香豸角暮出行臺轉輸則萬井魚鹽統御則九州侯伯  
當事務重難之際是籌謀閑暇之初南國佳辰長聞賦詠  
東山勝賞屢見篇題為教化之笙鏞作經綸之綵繪所以  
漢陽計吏得詣軍門厭次狂生叨蒙客禮憫之以轉蓬之  
質安之以負米之心進趨獲奉於麾幢俸入仍資於甘旨  
其後何武捧詔平陽趣裝參佐廡中方虞浪跡新城埭下  
忽受溫言嗟其未了之身勉以難遷之性且憐色目猶可  
發揚某是以不揣狂愚重萌躁妄出則祝趙衰之日永冀  
流暄入則禱傳說之星唯希借耀今者風雨得生成之候  
鑪錘升鼓鑄之司郭令軍前潛抽妓樂崔寧城外暗毀池  
臺登庸之時序未遙反旆之鉉基已兆若某者族惟單緒  
藝即中流旋以佩服殊私緘藏厚旨假昆蟲而稟信指簪

履屨一作以輸懷竊以浪逼龍津風催律管魚皆五色禽必  
九苞揚錦鬢彩羽之姿俟啓蟄吹葭之便獨某行迷要路  
坐守窮株九品班資略非親舊六街車馬莫接聲塵捫心  
而一寸寒灰泣淚而萬行清血良時易失司馬遷猶是再  
三知己難逢越石父於焉感激相公儻或俯迴衡柄曲賜  
褒稱雖朽蠹不凋則推常理而孤寒無命祇繫洪鈞謹啓

投湖南王大夫啓

前人

某啓某聞元亮苦貧姑求彭澤戴顓多病遂乞海虞苟物  
役之是牽亦人情而斯見某族惟單賤品在下中三篋亡  
書幸無漏略一枝仙桂嘗欲覬覦十年慟哭於秦庭八舉  
摧風於宋野近者以調甘軫慮負米嬰心毛義前賢尚猶  
捧檄鯁生何者焉可守株勒氣馬以徐迴解藩羊而適願  
前使常侍遽憐此志遂以奏官藉俸入於衡陽專表章於

事狀

文子卷之三

三

使府雖元瑜書記不足愈風而處士衣裘未嘗換雪斯亦  
冤鳥尚思於銜石愚公猶銳於移山尋遇大夫輟夢軒宮  
吹暄楚嶠手中扇在何少袁宏天上才高寧唯公輔間者  
龍門掌貢馬帳搜遺泉客號咷只憂寶盡地靈惆悵不覺  
山空而某適限徐兵遠留吳會不得少將鱗鬣側望風雷  
指函谷以馳誠遙知氣紫上蘇臺而送目空羨河清今者  
輒捧危心來干畫戟大夫或俯迴趙印下一作照照一作照韓灰更  
於茶藥之中重假勾留之便所冀猶縻祿食遠救朝昏跡  
稍免於屢空心尚期於妄動百生可卜式占郭泰之龜一  
字為褒全繫宣尼之筆謹啓

謝崔舍人啓

前人

某啓某鏤冰伎短緣木計踈去年舍人俯念窮迷猥垂慰  
薦竟以梁危易折氣俗難醫負塵尾之高譚困龍津之駭

浪雖懷感激長抱憂慙今月八日見某官伏知德水迴波  
重霑涸鮒靈丹減粒已救傷虵當谷鷲刷羽之秋是海鷺  
窺梁之日豈謂舍人未容祈禱遽賜保明樹立孤株栽培  
弱蔓跪聽而淚霑曾臆仰承而背負丘山而況俗漸輕訛  
時交勢利或朝游夕處或貴族華宗至於取事之時與能  
之際猶須必成桃李方許扶持若某者跡未及蕭階齋一作  
陳榻之嚴目未覩巢閣栖梧之瑞門寒於光逸命薄於黔  
婁縱饒委曲所私其柰纖毫無取必舍人知其殺青廢業  
二紀于茲垂白倚門一生顛望乃施陰德以慰歸心言念  
徘徊不知所處謹啓

投湖南于常侍啓

前人

某啓某聞淮王鍊跡於真仙含靈盡去鄒衍移暄於寒谷  
衆卉皆芳豈羽毛可從於霓旌豈凋栴盡關於葭律蓋以

五三十四

文忠公集卷三十一

四

思

至道無遺於一物殊私必及於羣生某嘗佩斯言請陳丹  
懇問者豹藏不穩魚躍無成浼山公啓事之書累王衍雌  
黃之口捫天莫及躅地興慙向浮世以傷懷拊勞生而自  
喟光陰不駐齒髮漸高當家貧親老之時是失一作岐路亡  
羊之日淚將欲盡口不敢開直以非漢代之簪裾困晉朝  
之流品物彙雖逃於芻狗孤寒竟陷於蟲沙所以仰蟾桂  
之高高恐無仙骨覩魚鱗之歛歛忽有癡心竊希常侍從  
來許與之言作此改張之計俾其七郡與奏一官致之於  
駟叅短簿之間責之以駑馬鉛刀之用所冀內資骨肉外  
罄筋骸但繫受恩何須及第必若終憐薄伎尚憫前途則  
糾號三篇判稱六節早嘗留意頗亦偪人將今晨禱祝之  
詞爲異日覬覦之路情雖可恕僭亦堪誅對膠柱以軫懷  
願漆身而在此謹啓

謝大理薛卿啓

前人

某啓某聞宋濟之困名場空餘坦率唐衢之昇軍宴但益號咷斯人以當年不偶於良知晚歲遂成其永恨況某早將此事以戒前車志願蹉跎年光大向秦庭而屢泣抱楚足以頻傷中間輒以所著讒書上干閣吏近見某官伏知閣下爰哀弱植俯降深仁迴日月於壺中展方書於肘後欲使徐甲之屍必起蔡經之骨重生仰嘉音而背若負山承厚旨而身知有翼旣容託跡竊敢興言某動不知機進唯招敗忌王隱之名者虞預暴蘇秦之過者張儀羣居不出一言彼則謂某矜才傲物痛飲不逾三爵彼則謂某恃酒凌人何爭名競利之場有蠹節食苗之類苟非令君側耳於車上中郎注目於亭間則隨趙軛以長鳴與吳掾而共朽者也謹啓

五世而

文六百六十三

五

思

投祕監韋尚書啓

前人

某啓某月日以所著讒書一通寓于閣吏退量僭越伏積憂惶某聞樊子昭之處屠沽發光輝於許劭本傳有子昭事郭林宗之游鞏洛振聲價於符融其後物態乖訛風流委敗下有自媒之誚上無相汲之由某由是反袂興懷捫心注恨又安得不屬耳於輿人之論傾懷於長者之譚而尚書以盛名鎮乎當時以盛德傳乎奕世不越超於闕茸不浮泛於姦回動則致聖主而活蒼生以為己任靜則導冲襟而養和氣以守家聲恭惟大朝屬在吾道若某者燎薪就學擲楮攻文一則以神氣低凡不足動王侯之瞻視一則以家門寒賤不足辱卿相之搜揚十年索米於京都六舉隨波而上下永言浮世堪比多歧所以覽嵇叔夜之書則伏膺戶外讀張季鷹之傳則大嚼窓間長恐一旦月挂情衰江蘋思

起不得揖究國山庭之相不得窺漢朝王佐之才是以重  
拂塵衣聊希藻鑒儻尚書以孺子可教則隨洛下之書生  
儻尚書以斯人若狂則訪江東之釣叟靈著神蔡唯禱  
所從謹啓

上大常房博士啓

前人

某啓某前月二十五日以所著讒書一通上獻近見某官  
某乙伏承博士曲垂題品俯及孤危某聞孫陽以一顧之  
恩騏驥不爲駑馬宣父以一言之重夷齊不作餓夫苟吾  
道之未忘諒斯人而何遠某也藝薪就學閱市成功偶不  
自量因思妄動捨五湖之高蹈事九陌之窮遊一作途爲良  
工不度之材爲要路不容之物所以嵇康奏樂忿魑魅以  
爭光劉子營生柰鬼神之相笑那言不幸一至於斯恭惟  
咸通之初大中之末故荆南余正字以博士爲軒鏡庖刀

西王

文亦百六十三

六

思

今渭北徐端公以博士爲靈著神蔡但言薄伎合在殊私  
其後某則困躓於龍津博士則徊翔於鴛侶雖心祈目禱  
不忘斯湏而天上人間憑何訊問寧知此日屬在明思思作思  
豈一旅人之遭遇有時而二作者之語言斯中永爲負荷  
適足憂慙况復風訛俗敗之初轍亂旗奔之際講學則衛  
刀削樹論文則羸火燒人家家無相保之心處處有自媒  
之口而博士獨持大旆高坐危城招旣散之師徒復已亡  
之土地顧茲隆替尤屬尊嚴某也雖賦命以多奇或因入  
而成事願將所贄以賀明時謹啓

投鹽鐵裴郎中啓

前人

某啓某聞大道五千所制者莫先於躁浮生七十所傷者  
莫甚於情某所以反袂興嗟一作懷支頤浩歎顧兩端而若  
是持萬緒以奚歸爰念齠年即偕時輩曾中馬駿握內地



靈入公孫龍之關不唯逞辯叱東方朔之御且欲獻書其  
後濩落單門蹉跎薄命路窮鬼謁天奪人謀營生則飽少  
於飢求試則落多於上東經海嶠受下館於諸侯西出劍  
門泣危途於丞相光景但銷於杯杓貨財不入於橐裝傳  
書而黃耳增勞父客而黑貂兼弊聞者郎中丹青演潤咳  
唾成音薦光逸之才以地寒為累舉仲宣之賦以體弱見  
遺既與奔北之懷因指在東之念江夏則鋪名池口毗陵  
則堰號銅塲皆有主張以生鹽米郎中儻或言泉晚浹未  
忘淘灑之功譚柄時迴別借齒牙之助一作便俾得內資柔  
滑外救困窮然後驅淮陰入趙之師更謀背水整秦將渡  
河之卒重議焚舟目禱心祈言狂意迫其於罪戾不敢追  
逃謹啓

投蘄州裴負外啓

前人

某啓某月六日輒以所著讒書一通貢于客次遂歸逆旅  
載軫危途少恐負外以其姓氏單寒精神鈍滯汨在衆人  
之下遺於繁務之中某懷璧經穿壯年見志仲舒養勇何  
啻三年安世補亡寧唯一篋其後因從計吏遂混時人憤  
龍尾以不焦念魚腮之屢曝嵇康骨俗徒矜養性之能李  
廣數竒豈是用兵之罪事往難問天高不言去年牽迫旨  
甘留連江徼雖傷弓之鳥誠則惡弦食董之蟲未能忘苦  
所以遠辭蝸舍來謁龍門忝谷棠陰方諧志願荷衣蕙帶  
不柰風霜負所業以長嗟向良工而有謂昔也松苗各性  
已知難進之由今則火木相生未測自焚之理謹啓

投同州楊尚書啓

前人

某啓某聞足歷屠門尚能大嚼力疲吳坂亦解長鳴而況  
覩棠陰教化之源入忝谷暄和之景苟不能自提由瑟直

犯丘牆則其人生為無益之徒死作無知之鬼其樵鄉賤  
族釣瀨遺氓鉅下二卿素非朋執於陵一叟或與交游偶  
然蒙郭泰之言歛爾厲蘇秦之志遂得麥漂風雨門長蒿  
萊旋慕題橋因吟入洛三秋旅寓身居計吏之先萬里徒  
行家匪大夫之後孰謂九街浪闊雙闕雲浮姜維之膽有  
破時李陽之拳無下處由是潛傷鮒轍暗泣牛衣賈誼長  
纓雖猶自運張儀健舌亦擬何為前窺而四海清平內顧  
而一身流落輒復徘徊鄭驛睥睨秦醫敢言畫虎之勤但  
有傷蛇之望謹啓

河中辭令狐相公啓

前人

某啓某聞歌者不繫音聲唯思中節言者不期枝葉所貴  
達情苟抑揚之理或差則流荒一作誕之詞亦棄而況委病  
鵲門之下一作外窺光龍燭之前上方於趙臺若用後漢趙岐字  
臺卿為曹操孔融

五字六  
又六百九十二

舉碑事則當如字或疑作壹蓋臺 遭逢下比於陸機榮顯雖侔  
壹字相近亦有羊陟袁逢稱薦耳

儻不侔於二子而輝華敢讓於伊人今則住踰負嶽之蚊  
去切戀軒之馬輒復重將越調更唱燕臺以為京兆王章  
三冬有淚淮陰韓信一飯無門唯憂委骨窮塵敢望橫戈  
要路加以輕蹄逸軌猶祈公子王孫同窺萬頃波瀾各有  
一時顏色而某短袖難舞危條易風禱祠則天或未從號  
泣則人皆不弔由是飾裝增欵攬策興嗟指祭戟以凝神  
望鑪鎚之借便雖琳琅杞梓盡歸梁棟之間而藻荇蘋蘩  
亦戀池亭之內殷函軫念劉紙懸緘無言誓天有死銘德

投鄭尚書啓

前人

某啓某前月某日輒以所為讒書一通貢于客次尚書俯  
憐羈旅遽賜霑濡既受厚恩則宜前去然則疆境有牽於  
於感槩風烟或軫於追思所以公子亭邊重噓懦氣侯羸

關畔再轉危腸何昔時有殉義之人而今日無死恩之士  
輒復更彈馮缺上指膺門某也江左孤根關中滯氣強學  
早亡其皮骨趨時久困於風塵福星不照於命宮旅火但  
焚其生計徘徊末路惆悵危途覽八行之詔書空仰聖人  
在上詠五言之章句未知游子何之興言而幾至銷魂反被  
而自然流涕尚書蘊稷契臯夔之事業負卿軻遷固之文  
章入則藻鏡冰壺品量人物出則油幢瑞節控禦山河固  
已藏雷於伺螫之時待夢於驅羊之際苟有一物未登其  
所一夫不遂其懷亦宜上下聰明旁搖憫惻儻或王衍之  
雌黃借潤仲尼之日月迴光則其人也三千里之別離免  
為虛滯十五年之勤苦永有所歸發自門闌百生知感  
謹啓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六十三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投知七

投顧端公啓一首

代人上路相公啓一首

投戶部裴郎中啓一首

投殿院韋侍御啓一首

投戶部鄭員外啓一首

投翰林劉學士啓二首

投西邊節度使啓一首

投刑部趙郎中啓一首

上池州衛郎中啓一首

上陸侍御啓一首

上池州庾員外啓一首

上翰林劉侍郎啓一首

上鹽鐵路網判官啓一首

上左司袁郎中啓一首

投顧端公啓

顧雲

某啓某聞三吳詞苑不乏家聲兩晉儒林非無祖德洎風流寢薄簪紱漸稀將闡五宗獨付全德不依華宇更託河門某遠派消流寒林一葉學由耕石才實鏤冰爰自隨計

四七十

一新

遐方觀光上國難沽聲價易掇羈愁出谷風高先摧弱羽登門浪急預返窮鱗伏念一擲漁竿四環星館華髮灑倚門之淚遠書開隔歲之緘而又曾棄關繻空歸未得已隨律柱捨此何之今則漸偪春期將臨試藝鸞弧乏勇睇鵠增憂伏以端公三翁德服儒流言為詁訓黃枯有術肉骨多方儻蒙少借餘波微迴誕說當見長房之竹亦可為龍則知莊叟之魚終能化羽輕瀆尊聽仗積憂惶延望音塵不勝翹企

代人上路相公啓

前人

某啓某本異仙材又非良器叨因射策偶忝決科始脫麻衣纔沾斗粟方期清慎稍竊寵榮無何不善攝生遽沈痼疾懸地結釁一作疹鬪蟻成災針石屢加駑一作衰羸無減並相如患渴雖覺有瘳比玄晏病風猶希可療實以彌年伏

枕終日閉關嬰幼素多饘餬莫給腸燃烈火鬢染繁霜分  
無榮達之由敢望陶鎔之力家室以幸連姻戚合候起居  
伏蒙特軼襟靈深垂顧問咨嗟生業憫惻羈危許以轉銜  
致諸外府側聆嘉命寂聽好音扶策病躬開張淚目仰希  
尊旨如釋沉痾拜賜猶賒銜恩欲泣望朱門而尚遠銘丹  
慙以先深必也果踐玉音不移金諾資糧有羨藥餌無虞  
然後訪三世之名醫求千金之顯効獲離枕席再服冠纓  
維此昇沉實繫恩德困而待問希同喘路之牛誓此酬恩  
願比棲囊之雀謹專奉啓起居陳謝

投戶部裴德符郎中啓

前人

某啓某聞放龜者無心覓印養雀者微意求環蓋由仁發  
于誠惠加於物因懷感激遂効禎祥若某者冰沼未期傷  
弦有日仰恩波而尚遠指雲路而猶賒欲望生成猶希憫

五十五

文苑卷之六十四

二

惻實以才非辨鵠道異猶龍四海投知希逢厚遇二年求  
試未過先場撫螢窻而便欲灰心對鷲花而徒傷淚目加  
以秦吳路阻煙水程遙甘滑多違問安常闕中宵夢到星  
漢俄沉萬里書迴槐檀遽改而又偶師題柱竊數棄繻期  
未達而不還亦捨此而何適伏以曾將薄伎叨忝殊私儻  
蒙尚憫枯鱗猶傷塌翼纔露末薦便是深恩縱不能生報  
田文亦可以死酬宣子傾心企望瀝懇依投圓蓋低臨方  
輿上載苟違斯語請告神明謹啓

投殿院韋侍御啓

前人

某啓某聞干時妄動君子不爲小智大謀一作智兵家所忌  
進憂狂狷退耻敗亡詳觀躁靜之機爰一作契軍戎之事  
聊因棧簡假喻師徒冀憑殷氏之函用代秦庭之泣某名  
同膠柱用等鉛刀不思量力而行竊欲爭鋒而進洎焚舟

學海決戰名場忠一作甲不堅心城匪固兩經先榜但一作

潰楚師再犯終場亦班齊騎雄鋒缺落銳志銷磨執金鼓

以無因送降旗而不暇李陵矢盡項籍兵窮歸漢懷斬還

吳失計所以重噓懦氣再奮空拳欲罷不能既蘇復上將

欲戒嚴文陣蹂躪議圍贖孟明奔命之辜雪曹沫敗軍之

辱而我師甚寡彼敵尚強未暇爭衡空憂失律持疑不進

掉鞅難前先懷納欵之誠欲有乞師之志伏以待御身弓

落鴈心劒刺犀儒囿中軍翰林盟主揮五色筆為諸侯師

出奇於文苑之中二南銜璧決勝於粉闈之內七子輿棺

儻蒙益以奇兵濟之餘勇旁麾義櫓遠借雲梯使武庫戈

矛皆為我旅文山草木盡作王師苟無必勝之功甘受後

投戶部鄭負外啓

前人

其啓其聞柳文暢之遇王融初因雅韻劉嗣芳之逢沈約

實自片辭或兩句可嘉或一篇堪獎則題於團扇寫在郊

居遂使西邸流芳南朝溢美時名愈大紙價彌高今也故

事具有清風盡在每因投卷竊賀伊人雖有負於斯文幸

遭逢其至鑒若其者學殊半豹藝愧全牛慙無經濟之文

空有悲哀之賦投竿漁浦遙跡龍津無一時暫廢討論無一

日敢忘牽課誠不足揄揚大政感動知音比於雕蟲一作為

文鳥跡一作成字雖無關至理亦粗有可觀輒敢編錄荒蕪

輕塵裁鑒禽中一鶚冀文舉之明知獄底雙龍庶茂先之必

識儻或冰壺借潤水鏡分光如其積玉之名示以鏗金之譽一

日三復非敢望於休文拂席易衣竊有期於謝混仲尼牆峻

元禮門深非因咫尺之書難寫依投之懇絃哀柱促言切詞

繁先甘妄進之嗤然一作受自媒之責干犯明一作德伏

名一作德伏

積兢慙謹啓

投翰林劉學士啓

前人

某啓某聞鄭玄之謂馬融不知不去趙壹之干羊陟未遇  
未休或三年常在於門庭或一日再經其牆何蓋以此時  
儒學無出於馬公融一作融當世文儒不先於羊子今所以重  
桴靈鼓復扣洪鍾者實存於此也某問一作聞不知三書唯  
闕五未能窺豹強欲知龍洎投棄綸竿依憑緹帙從田巴  
於稷下謁楊震於關西三篋之書粗知篇目一枚墜簡微  
識指歸栖遲雖甚於蘇秦勤苦近同於甯越時或嚴霜屈  
節脫葉辭枝曲突無煙幽窻有雪飛文月殿欲擬謝莊染  
翰蘭臺思齊宋玉實以鈍踰龐統魯極曾參三犯龍門屢  
奔鯨浪玄珠難得空迷罔象之津大道多岐頗灑亡羊之  
泣輒塵藻鑿叨獻菲辭竊自朋游或聞推許潘生摘錦巧

五十二

文木百六十四

四

借丹青謝氏碎金猥加流品亦復願披仙霧頻扣朱門冀  
遂望塵不期倒屣今則藩羝類窘幕燕同危正當羸角之  
時未識安巢之計輒披肝膽一作膈來訴融明伏以學士辯  
敵飛龜才雄白鳳鑒同止水公甚平衡潤菁藻於詞林雍  
榛蕪於義路講理則絲繩讓直發言則山嶽慙輕儻假以  
風雲賜之慰薦奏揚雄於漢殿始郭隗於燕臺願借吹噓  
豈無裨助至於斬衣畢命顧印酬恩夜盜狐裘曉開魚鑰  
凡於死所請以身先干犯清嚴無任殞越謹啓

又謝下弟後使人存問啓

前人

某啓某聞收燼枝於烈焰必假良知出埋刃於重泉當資  
至鑿苟非精識孰測神功蓋由六律五音固應難審靈鋒  
寶鏑或未易知某不善守株妄修通刺爰從前歲秋杪去  
年冬初累貢菲詞上千藻鑿實以仙凡阻越流品懸殊天

上程遙人間信斷在塵寰而視望空有精誠向雲路以存  
思寧通夢想近者以龍門阻浪鷺谷摧枝鱗鬣傷殘羽翰  
零落懷鄉莊舄正苦越吟去國鍾儀方悲楚奏誰言否極  
忽有泰來前日某官委訪窮居曲傳芳訊側聆尊旨跪聽  
玉音竊聞俯降咨嗟深垂憫惻初疑夢覺終謂風傳方當  
退鷁之時忽得攀龍之便伏以學士優游仙苑一作泛泳  
天潢覆錦高眠八花墀而讓寵含香視草五色筆以一作  
慙神況鏤鼎思調前籌待運起骸有術肉骨多方儻蒙列  
在衆賓致之下舍曉彈長鈇不空効其歌魚夜取珍裘竊  
欲借於盜狗下情無任攀望依託感激之至謹啓

投西邊節度使啓

前人

某啓某聞天列將星國分戎律必命英傑以專統臨故入  
則掌驍衛而主親兵爲王心膂出則驅隼旟而駕熊軾分

五十六

文苑卷之六十四

五

國土田苟非敵號萬人謀通七德孰副擁旌之選仍當注  
意之求伏以尚書勇冠山西聲聞隴右九天九地之法夜  
受於神姝金箱金匱之書曉傳於靈叟故得拔劍龍吼彎  
弧鴈驚使夷落無喧干戈盡偃邊烽息焰寒柝沉聲爲天  
子之長城斷匈奴之右臂加以文通三變學洞九流郭璞  
神毫每通於夢想羅含彩羽素貯於心誠時或月滿青樓  
風清畫閣謝玄暉之理郡不廢謳吟杜元凱之禦戎何妨  
講誦而又政唯師古恩切字人利刃一揮亂繩皆理佇見  
鳳銜仙詔豹製牙旗長驅十乘之驍雄福致一方之黎庶  
遐瞻寵渥不越秋冬某稷下儒生天涯客子遠携書劍來  
拜旆旌識馬援之鬚眉見泰初之禮樂頻叨前席屢聽玄  
譚憂一夫不濟其生耻一物不登其所義形顏色一作照  
發襟靈因敢覩縷血誠輕塵藻鑒必希恩察少賜知憐某



射鵠無功亡羊有恨囊敬之衣裘累弊張儀之頰舌何爲  
至於草織衡門雪封陋巷蛙鳴竈底魚躍釜中然猶講樹未  
休書筠不已潛修此道以俟一作候明時春初將謁朱門卜  
行上國著言利見龜告叶從徑趨沙漠而來直指旌旗之  
下盡披肝膈布在牋毫事迫丹誠言多直致志一作心同鄰  
女止希蘇代之餘光身類鮒魚唯冀莊周之一勺干犯清  
重無任兢惶謹啓

投刑部趙郎中啓

前人

某啓某聞弱水渺瀰匪風輪而不濟丹丘懸一作絲邈微羽  
駕而何之苟非玄化之功寧造長生之境其有本無靈氣  
復異仙材徒勤九轉之功未識三清之路侍立於葛洪陂  
上願附龍鱗徘徊於維氏山前思隨鶴馭敢傾丹赤盡寄  
牋毫扣德操之鼓鍾冀聞音響仰劉琨之山海庶覲高深  
或覲憫憐少加披省某勾吳寒族鄒魯庸儒偶敷殺青因  
思拾紫捨獨齒文竿之樂預橫經染翰之游一別楚山  
四凋秦葉進惟角觸一作解退則羈棲望化羽之期烏頭詎  
白困龍門之險魚尾將頽近者輒以荒蕪上千裁鑿實慙  
小道不副至公或自朋游竊聆風旨潘江陸海曲借品流  
繡段金聲仍加緣飾今則將臨筆陣漸逼掄材既乏先容  
唯憂點額絃哀柱促風勁葉危輒寫丹誠仰塵清鑒僅蒙  
特分餘潤微假末光朽枿生萑寒灰發焰纔沾慰薦便是  
輝華酬恩豈止於捐軀効德願同於異類迴眸顧印度竊  
比龜靈四代五公請先於雀報

投陸侍街啓

前人

某啓某聞河南器賈本爲能文紀一作渭北推表曾因善賦  
或以年將弱冠或以才越衆流繇是拔自後生寘諸前席

高擅洛陽之價雄專倚馬之名故能爲文苑之美譚作儒家之盛觀若某年將逾誼才不及宏論乏過秦詩殊詠史徒修通刺莫偶深知加以故國三千青霄九萬但抱羈離之苦畧無騫翥之期陶元亮之揮毫只思歸去庾子山之染翰空有悲哀近者不自揣量輒懷狂狷累緘巴唱來叩郢門螢近燭龍敢言芒耀鷄親威鳳方耻羽儀近自朋游竊聆風旨每承譚論常借丹青免貽覆甕之譏叨枉擲金之譽此皆情深誘掖意在維持迺洛下之名華徑容攀附記吳中之氏族常所接聯令申孔李之交許入原嘗之舍且知逢晏子屈則宜申媒遇蹇脩醜而思嫁所以更傾幽抱來許融襟宋玉雄風必加吹煦謝莊明月終借光輝獲居七士之間便是百生之忝干犯清德伏積憂惶謹啓

上池州衛郎中啓

前人

五

文香六十四

七

某啓某聞哲匠搜材不遺於榱桷至公選士無間於蒿萊苟求其文行高明豈計其人材仄陋故王襄之臨益部首薦郡人杜密之理太山先推縣吏咸齒公侯之爵秩鬱爲文學之宗師若某者早寓樂郊實爲編籍數間螢牖猶存於去獸江邊一葉漁舟尚繫於還珠岸下頃者不量名分學翫縑紉足履春闈肩隨貢士爭先路狹角力材微伏膺於孔硯江毫終愧於秦一作楚鷄遼豕加以中堂千里丹禁九重空吟招隱之詩誰買長門之賦寒同冰子久迷温燠之途窮類偶人更軫漂流之歎伏念自隨鄉薦便託門牆每以蕪詞常干藻鑒必謂秉持刀尺流品生徒豈期來暮興歌亂繩思理旋提郡竹俄擲省蘭寧知出刺之邦又是維桑之地伏以郎中含香望重覆錦才高輟自南宮出臨偏郡池魚官犢旣濟於公私綸閣瑣闥已形於僉矚某近

得弟膏狀報竊知由斯獎勸俯念孱微深嘉甯越之辛勤  
仍憫艱生之落鬼大垂恩煦下蔭宗親兒童知激勵之風  
骨肉感饘餲之賜伏以秦吳阻隔江嶺縈迴不獲奔走階  
庭拜陳感激隨車在御空懷軾下之熊無翼陵虛更羨旗  
邊之隼

上池州庾負外啓

前人

某聞陳太守之獎善先自郡人鄭司農之受知始從鄉佐  
欲使恩隆薄俗化起儒門年代雖遷風流常在某者樵蘇  
賤品桑梓遺民識昧機先智唯人下陳於器用則魏瓠興  
譏列在官商則齊竽致誚徒以幼知經訓長辨義方偶近  
黼黻遂捐耕釣披經閱史無怠於光陰雪牖螢窓每加於  
懸刺至於論都叙別歎逝悲秋假烏有以交譚擬子虛而  
發論偶以書筠得句聊因起草成篇陸海郭江亦常聞慮

五七

文不百六十四

宋風謝月素所縈心縱不及於前修時見推於同輩爰自  
束書辭楚懷刺遊秦求試春官昇名貢士投暗而終多齟  
齬乘機而本乏梯媒纔犯龍津旋悲鴟退且桃花浪峻難  
前短鬣纖鱗蘋葉風高預返踈翎弱羽雖匡衡游官未及  
十年而卞氏傷嗟俄經再別迴翔輦下求索關中橫戈而  
未忍先降掉鞅而猶思更戰竊念秦舟已藝敵在不還蜀  
柱曾題途窮未返而又戀深陟岵悲重倚門父子棲遲鄉  
閭共笑蘇秦羈旅骨肉相疑儻蒙特降文符稍存庠底纔  
聞顧盼便是恩榮使魯鄰知敬孔丘楚市不陵韓信謝郎  
中楚端公皆曾投謁遂忝眷知近聞有使還家便令附狀  
訴言名姓實辱獎憐非敢越趨妄邀聲援

上翰林劉侍郎啓

前人

某聞皎鏡當懸無疲屢照華鍾在篋不阻頻鏗其有飾貌

前來橫筵直進思投卽鑒願聽洪音孔室高深前遠仲由  
之懇羊門峻阻難傳趙壹之懷所以載託牋毫用爲紹介  
某吳門釣者闕里儒徒捨詹何獨蘭之綸學揚子雕蟲之  
伎慕顓孫之干祿效車子之聚螢西過許昌空吟景福東  
游鄒魯欲擬靈光時或風入楚臺雪飛梁苑偶然成詠忽  
爾盈篇是用歷韓鄭之門庭學楊衡之刺謁刻舟琢木未  
擬迂踈鑿枘攻堅難方齟齬以至兩臨文陣俱挫筆鋒東  
郭先生將逃濫吹步兵校尉欲泣窮途然亦默聽時謠頗  
聞通論以爲蔡中郎之末顧則竹棄柯亭張司空之見知  
則劔辭圓室以時方濟會物有窮通須因甄藻之時冀別  
沉淪之所求諸作者不在他人是以某月日輒貢菲詞上  
干英眄以侍郎學士作時儀鳳爲國元龜學海波瀾常融  
沉澆情田壟畝曾稔耕耘屬詞則麗藻恒春視草則文星  
鎮動言能振蟄勢可燃灰儻蒙垂一顧之恩出陸沉之所  
平生進退決在指蹤干犯清嚴無任惶懼企望之至謹啓

上鹽鐵路綱判官啓

前人

某聞積塊爲龍猶能致雨攻堅作鳥亦善因風此皆出自  
巧心營於敏手被之鱗甲假以羽毛纔離土木之形便達  
陰陽之理當其入用猶或濟時況某跡忝人曹名殊物類  
瞻雲望畢粗識晦明指月看箕常知動息實以曾親篋篋  
強學進趨人非冠王之儀賦乏披砂之譽澗松遲茂隴葉  
難芳重趨孟門再困先浪以至萍漂陸海蓬轉九衢犬子  
生涯唯餘四壁楊雄家產不過十金然猶染翰自強草玄  
無怠克已唯修其直道潛心將俟於已一作明知必有英賢  
寧無濟會自叨將陋唱再黷冲襟螢邇太陽敢言芒耀鮒  
游滄海方愧眇微豈期俯側湮沉深垂汲引吐丹青於金

口誇姓字於同心榮耀既多鐫銘倍切今則俯臨文陣方  
假詞鋒失水多虞傷弦易怯輒披肝肺更訴融明儻蒙少  
借餘光微均美廕庶使因風託便不謝於具鴻假霧成斑  
無慙於隱豹塵蹟清鑒無任攀望延佇憂懼之至謹啓

上右司袁郎中啓

前人

某聞仙翁逞術叱石爲羊方士呈能結巾成兔苟神靈之  
必至亦變化而何難其有欲改前蹤須憑異術徼諸事跡  
或可比倫如某者稷下庸儒吳中單緒爰從幼稚竊慕搏  
鵬思積學以干時欲代耕而求祿俄拋釣舸遂履名場朝  
無九品之親業有三餘之苦揚子雲之詞賦自愧雕蟲丁  
敬禮之文章人嗤畫虎邊蓬易斷路權難芳頻傷肅殺之  
威未識陽和之力窮棲家遠旅宿衣單望鵠長踈懸鷄屢  
弊況復吳波瀉淶秦巘堆青懷橘莫從採蘭多阻犬書一

四十七

去玄律方還蝶夢初迴涼宵已艾恨淚泉湧愁腸火煎數竒  
而只自傷身語苦而何人傾耳竊想曾披仙霧獲拜仁風  
煦以溫和借其光彩或終以陸沉興念再惻傷懷願假雲  
雷偶蘇幽蟄豈可使鷄鳴函谷只美馮諼龍躍天衢獨傳  
文舉儻德鄰而義合寧古有而今無遐想音徽無任懇迫  
遙瞻紫氣希傳尹喜之書更詣朱門重奉張湯之刺謹啓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六十四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六十五

啓十五

雜啓上

答趙王啓一首

上門下裴相公啓一首

上白相公啓一首

上宰相啓一首

上號州崔相公啓一首

上崔相公罷相啓一首

上前鄭滑周尚書啓一首

上前易定盧尚書啓一首

上中書李舍人啓一首

為崔從事寄尚書彭城公啓一首

上兵部相公啓一首

上時相啓一首

上河東公啓三首

端午日上所知劔并衣服啓二首

答趙王啓

庾信

某啓仰承張幕全韓連營上地澠池置陣解鄧禹之圍  
函谷開關削王元之印鋒旗朝上刀斗夜鳴彌雄壯士之  
心足起橫行之志況復才人出娉還得賢夫塞外有夫人

聖宋

卷一百六十五

一

聖宋

之城軍中有女子之氣都尉青旗即時春色將軍大樹已  
復花開雲氣浮壘流星汎枕細舞長歌橫簫直笛當乎一作  
此時青雲之上信不學無術本分泥沉忽逢天造搜揚仄  
陋今者遂總憲司預聞刊鼎獻歲刑書既應懸法上春木  
鐸方須徇人但年髮已秋性靈久竭嘉石肺石無以測量  
舌端筆端唯知繁擁乖展一月遂涉兩年傾首東瞻山河  
千里風塵未盡霜露沾衣仰願珍宜以為身寶謹啓

上門下裴相公啓

劉禹錫

某啓嚮集作曩者淮右逋誅即戎歲久天子齋戒以命元百

登壇之日上略前定從九天而下縱以神兵分六符之光

拂集作掃其長彗授鉞於西顛之半策勳於北陸之初功成

偃節復執大柄君臣相遇播于樂章山河啓封載在盟府

上方注意人益具瞻因魚水之叶符極夔龍之事業時屬

四始恩覃萬方致君及物其德兩大古先俊賢所未備者  
我從容而保之殆非人事抑有幽贊夫異同之論我以獨  
見剖之文武之道我以全材統之崇高之位我以大功居  
之造物之權我以虛心運之然持盈之術古所難也實在  
陰施拯集作物厚其德基以左右功庸而百祿是荷人所  
欣戴久而愈集作逾集作宜昔表太尉不忍錮人而楚獄衰息一  
言之慶子孫丕承以今日將明之材行前脩博施之義筆  
端膚寸澤及九垓猶夫疾耕必有帶穗某頃墮集作危厄  
嘗受厚恩誼盟於心要之自効常懼廢死荒服永孤願言  
敢因賀牋一寄丹懇顧非竒理不足以縈于冲襟然利於  
行者固在乎常談而卓詭孤特之言未必利於行也伏惟  
以愚言與賢者參之謹啓

上白相公啓

杜牧

某啓伏惟相公上佐聖主獨專魁柄封殖良善修整紀綱練  
羣臣謹百職考功績覈名實大張公室盡閉私門盛德大  
功直筆實光於簡冊清節細行祝史不愧於神明天下望  
之爲準繩朝廷倚之爲依據畢公克勤小物周公煥發大  
猷邴吉陋按吏於公庭袁安不錮人於聖代衛將軍有長  
揖之客張子孺無謝恩之人吉甫率由舊章魏相能明故  
事房杜不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姚梁公先有司修  
舊法下位各得言其志百司各得盡其才求於古人之賢皆  
集相公之德如以尺量刀解粉布墨畫小大銖黍九角尖  
缺各盡其分皆當其任是以庶人不議鄉校無言天下欣  
欣若更生者自此黃髮之老待哺之子不見兵戈不離抱  
撫清廟之祭四夷來助蒼生之願百志皆成顛顛萬方實  
懸斯望其遠守僻左無因起居但採風謠亦能歌詠無任

攀戀激切之至謹啓

上宰相啓

薛逢

伏以玉燭開年金儀應曆軒律風暖羲輪馭遲草木以之  
萌牙禽魚以之翔泳伏以相公化弘動植道洽雍熙吹噓  
必自於幽深喧潤不遺於枯槁如某兀如枯木性若寒灰  
沐和風而莫振柯條應陽管而纔知動息伏惟相公模於  
心匠待以天成鼓鑄賢愚區分貴賤動用陰陽之炭開張  
天地之鑪量其小者則爲盎爲盂舉其重者則成鍾成鼎  
苟圓方式序幽陋不遺及茲發生俾遂春氣生死甚幸

上虢州崔相公啓

前人

相公河嶽鍾靈芝蘭蘊德頃因直道常中佞人阻絕九重  
播遷萬里無非中正發言而天地鑒知不負神明冒險而  
靈祇補助所以恬和自得寢膳長安雖經夷貊之畏途不

五今九

一本目本五

三

爍江山之沴氣皇天眷祐於焉有徵伏惟相公道濟中興  
仁歸厚德即當重開鑪冶再設權衡俾器用各適圓方錙  
銖不失輕重天下幸甚逢此時或因陶鑄得叙宗彝佇從  
長養之時復覩昇平之代自相公歸官號略尋欲附狀起  
居伏以縣吏卑微不敢輕肆塵黷昨者從孫薛誠過此令  
候方便咨達姓名瑣瑣形骸或希記憶謹啓

上崔相公罷相啓

前人

某聞川梁壅而舟楫施禾黍登而霖雨霽天地常數古今  
共然伏惟相公理達卷舒用明進退調陰陽以成歲受功  
於天執謙讓以歸仁弘道於已所謂進退唯正卷舒適時  
某每念庸虛嘗蒙匠化當幽滯之求振拔則且願持權在  
卑懇之望廕庥復稍思稅駕從古難者于今見之雖范蠡  
登舟子房避世方之高躅何足比肩悽悽懇誠伏望深鑒



上前鄭滑周尚書啓

前又

尚書筆綜文經機參武緯虛已應物推誠濟時澄明而識  
內融操剴而鋒不露在文宗時以詞藻參近密峭若孤峰  
在武宗時以韜略鎮藩維毅然巨防謂往無不利用皆適  
時今者急詔徵還開襟待見必當付以舟楫委之陶甄康  
濟非人鎔範庶物天下幸甚此時或希匠化獲備圓方盜  
天地之大和沐唐虞之至化生死幸甚

上前易定盧尚書啓

前人

尚書文從心匠武自天機西南貞右界之師東北振中山  
之旅莫不皆爭死節願答深仁乃者訓撫二州折衝四境  
飲成德盧龍之帥盡醉禮容啖天雄橫海之師被充文教  
故得人知俎豆俗廢干戈嚴城夜開外戶不閉遂使常山  
虵陣翻成干戚之文易水劍歌遽變鹿鳴之奏雖去病不  
五  
師吳起世祖常合伏波方之變通曾何比數佇見翱翔温  
樹刷盪天池代著中興風還太古此時或將謠詠獲偶一作贊  
雍熙心醉堯罇神迷舜樂百生幸甚

上中書李舍人啓

前人

某啓某聞枝枯幹悴助莖葉者煙蘿棟橈梁欹能扶持者  
匠石是以茂盛自豐於莖葉孤危全賴於扶持若不爲枝  
梧則立見傾弛某因緣恩顧輒吐肺肝伏惟念以風波必  
垂拯濟生死幸甚某家望陵遲眇然孤藐飄流勤苦垂三  
十年分分自登粒粒自啄取第不因於故舊蒙知皆自於  
雋賢每用飲冰清心閉門守道南宮試藝三篇徒獻於九  
重東觀讎書七稔纔升於一邑同時流輩盡列班行獨此  
後時有慙先達得不沉吟俛首局促哀鳴某自守一官倏  
成兩考惟將勤儉用免悔尤刻意撫綏纔成條貫曹無宿

案獄罕係囚孤弱者貸之以恩豪強者繩之以法置公解  
草三千束粟三百石小有供須了無率配洎徵三稅不鞭  
一胥公署無喧雀羅可設縣南峽口羣盜所居白晝劫人  
赤丸殺吏某自到縣百計方圓峽南北各置一鋪仍選有  
身手健兩處共置十人給與園場兼之杵曰往來應援日  
夕隄防自此已還盜賊弭息其餘恢張解宇搜挾姦欺澄  
清鎮軍檢轄僚吏乃至招攜戶口役使人夫利物之由不  
可遽數昨者秋收自京迴具舍人面喚詢諸所圖上戴恩  
知莫能比喻某比者依投仁宇首尾三年苟非同聲未嘗  
接武輒將勤苦勉自進修豈假再言素應詳熟尚想罇前  
即席月下譚詩偏於才雋之場曲借吹噓之便其柰驚湍  
暗激利觜潛傷清要班資寂寞擬議自料於家必孝於國  
必忠於事必勤於身必正刑于兄弟至于家邦亦何必貴

擬齊相富侔盜跖復念誓志不識古人盟府策勳用爲已  
事至於亭嶂山川之險易儲蓄軍儲經費之有無戈鋌利  
便之短長戎狄土風之好尚莫不心摩意揣慮計神籌言  
從智符事與機會陳思王之自試不獨古人班定遠之束  
書焉知來者旣蒙憂軫得以諮謀伏惟念以迷方指其捷  
路生死幸甚今所期者國庠博士赤縣子男儻蒙歷試諸  
難便作秦隴刺史不妨緣階取貴因効建功事列罇彝名  
光史冊生死幸甚所謂射已之鵠無信旁人苟能自審行  
藏不致甚費恩力伏望憫其孤立曲賜重言俾枯莢再生  
於青楊朽骨重肥於白日誓當觸槐全盾結草抗回生爲  
廝養之臣死作掃除之鬼生死幸甚生死幸甚如或責其  
狂妄校以尊卑躁僭之辜生死唯命伏惟俯垂仁恕幸甚  
不備謹啓

為崔從事寄尚書彭城公啓

李商隱

福啓福聞雀辭楊館常懷寶篋之恩驚別張巢永結雕梁  
之戀推誠況物其有類焉始者尚書晞髮丹山騰身紫府  
曉趨清禁則瓊樹一枝夜直皇闈則金缸二等人寰莫見  
塵路難逢而其志在諱窮勇於求益輒干阜隸自露菲葑  
寶肆迴腸只期和氏醫門投足永念倉公果蒙愍彼穎愚  
溢為題品勾萌始達依周圍以揚翹滴瀝纔分託靈光而  
振響遙輕徑集作軒短羽驟化窮鱗每欲陶冶肺肝耕耘筆硯  
粗調宮徵以謝陽秋而義有多塗情非一槩辭煩轉野意  
密彌賒雖塗道如韓遂之書反覆類集作若葛洪之紙終無  
騁騁可得端倪去歲洛陽獲陪良宴頻趨絳帳累坐青氈  
況聞懇拒台階請從藩屏舉却超之幕畫數阮瑀之軍書  
懸以嘉招形於善謔何言違阻復賀光陰潼水千波巴山

五廿一

文不百五

一

五

萬嶂接漏天之霧雨隔嶠冢之煙霜皓月圓時樹有何依  
之鵲悲風起處巖無不斷之猿煎嚮義之初集作孤心軫懷  
仁之勁氣竊惟秦鏡當察衛桃一昨仗承擁節浚郊建牙  
隋岸將求捧幣申好裂裳就塗接枚叟之餘光奉鄒生之  
末座又伏慮旋登般夢俄奉周畋徵詔已行拜塵無及徘  
徊失措鬱悒誰聊必也華榻長懸簡書無廢即割任安之  
席堪哂無圖負田叔之鈐可嗟非據仗惟慎安寢膳勉護  
興居早乘信圭速調大鼎至於禱祝實倍等倫半菽思貯  
於神倉一勺願投於靈海道之去遠更開般浩之函書不  
盡言重灑楊朱之淚攀戀感激不知所裁仗惟俯賜鑒照  
謹啓

上兵部相公啓

前人

商隱啓伏奉指命令書元和中大清宮寄張相公舊詩上

石者昨一日書訖伏以賦曠代之清詞貽當時之重德昔以道均稷契始染江毫今因慶襲韋平仍鐫宋石依於檜井陷彼椒牆扶持固在於神明悠久必同於天地況惟陋質集作早預生徒仰夫子之文章曾無具體辱郎君之謙下尚遣濡翰空塵寡和之音素乏入神之妙恩長感集格鈍慙深但恐涕洟終斑琬琰下情無任戰汗之至

上時相啓

前人

商隱啓暮春之初甘澤仍降既聞沾足又欲開晴實關瘳和克致豐阜繁陰初合則傳說爲霖媚景將開則趙衰呈日獲依恩養定見昇平絕路左之喘牛用驚邴吉無廐中之惡馬以役任安偃仰興居唯有歌詠瞻望集作闡闡不勝肺肝謹啓

上河東公啓三首

前人

商隱啓兩日前於張評事處伏觀手筆兼評事傳指意於樂籍中賜一人以備紉補某悼傷已來光陰未幾梧桐半死方有述哀靈光獨存且兼多病眷言息胤不暇提攜或小於叔夜之男或幼於伯喈之女檢庾信荀娘之啓常有酸辛詠陶潛通子之詩每嗟漂泊所賴因依德宇馳驟府庭方思効命旌旄不敢載懷鄉土錦茵象榻石館金臺入則陪奉光塵出則揣摩鉛鈍兼之早歲志在玄門及到此都更敦夙契自安衰薄微得端倪至於南國妖姬叢臺妙妓雖有涉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況張懿仙本自無雙曾來獨立既從上將又託英僚汲縣勒銘方依崔瑒漢庭曳履猶憶鄭崇寧復河裏飛星雲間墜集作月窺西家之宋玉恨東舍之王昌誠出恩私非所宜稱伏惟克從至願賜寢前言使國人盡保展禽酒肆不疑阮籍則恩憂之理何

以加焉干冒尊嚴伏用惶灼謹啓

二

商隱啓其聞周朝貝葉列妙引於王褒梁日枳園灑芳詞於沈約必資乎鴻筆麗藻刻乎貞金翠珉然後可以充足人天發揮龍象苟其曖昧即匪莊嚴爰託亨塗夙聞妙喻雖從幕府常在道場猶恨出俗情微破邪功少二百日斷酒有謝蕭綱十一年長齋多慙王奂仰慈東閣未歸西林近者財俸有餘津梁是念適依勝絕微復經營伏以妙法蓮華經者諸經中王最尊最勝始自童幼常所護持或公幹漳濱有時疾疹或謝安海上此日風波恍惚之間感驗非少今年於此州長平山慧義精舍經藏院特砌石壁五間金字勒上件經七卷既成勝果思託其音伏惟尚書有夫子之文章備如來之行願不逢惠遠已飛廬岳之書未見簡栖便制頭陀之頌是敢右繞三匝仰希一言庶使鵝殿增輝龍宮發色流傳沙界震動風輪報恩於蓮日果屑奪美於江毫蔡綃伏希道念特降神鋒瞻望旌幢攜持礎斧曝身布髮以俟還辭無任懇迫之至謹啓

三

商隱啓伏奉榮示伏蒙仁恩賜撰金字法華經記一首正冠薦笏跪捧伏讀聽儀鳳之簫管祗恐曲終對仙客之碁枰仍憂路盡欣榮羨慕造次失常昨者爰託翠珉將翻貝夾方資護念粗冀標題換骨唯望於一丸剋身止求於半偈豈謂尚書載持夢筆仰拂文星入不二法門住第一義諦儒童菩薩始作仲尼金粟如來方爲摩詰鋪舒於無上藻輝於至真而又以七喻之微較五常之要昭然合契永矣同塗既令弟子言詩又與聲聞受

集作授

記一佛出世萬

人所望不知孱微何以負荷便當刻之鳥篆置彼龍宮此則吹之以宋玉之風照之以謝莊之月彼則傳之於赤髭疏主示之於白足禪師然後負笈趨門前芻入廐以鈐奴為勸集作友與車御為良朋冀必從公以謝嘉命過此而往不知所圖下情無任距躍感激歡喜信受之至謹啓

端午日上所知劔啓

前人

商隱啓五金鑄衛形威邪神劔一口銀裝漆鞘紫錦囊盛右傳自道流頰全古製未遇良工之鑿嘗為下客所彈龍藻雖繁鵜膏稍薄敢因五日仰續千齡則玉玦於君侯擬象環於夫子所冀更蒙千灌重許三鄉一作鄉使武士譚鋒佞百喪魄無荆王之遇敵手以麾城有漢相之策勳腰而上殿嘉辰祝願平日禱祠伏惟恩憐特賜容納謹啓

端午日上所知衣服啓

前人

商隱啓右件衣服等弄杼多踈紉針未至浼李固之奇表累王衍之神鋒敢恃深恩竊陳善祝伏願永延松壽常慶黜賓遠比趙公三十四歲集作當國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肝膈所藏神明是聽仰塵尊重實用兢惶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六十五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雜啓下

上蕭舍人啓一首

爲前邕府段夫上宰相啓一首

上崔大夫啓一首

未召試先與奉常啓一首

未召試先與孫相公啓一首

上承旨崔侍郎啓一首

先與丞郎啓一首

答魏博羅太尉啓一首

至襄州寄江陵啓一首

謝刑部蕭郎中啓一首

謝屯田全郎中啓一首

辭宣武鄭尚書啓一首

謝湖南于常侍啓一首

謝江都鄭長官啓一首

謝徐學士啓一首

代新第人謝鹽鐵使啓一首

上蕭舍人啓

溫庭筠

某啓某聞周公當國東伐淮夷陸抗持權北臨江漢或陳師鞠旅或築室反耕然後王府圖功台庭陟恪猶垂壯烈

尚播雄圖屬者邊塞失和羌豪倣擾煙塵驟起烽燧相連  
犬牙秦雍之疆萬尾河汾之地雖登壇授鉞屢選中權而  
禁暴安人殊無上策相公手捐相印腰佩兵符威不塞旗信  
惟盈缶莫不周勤體物嘔喻垂仁足食足兵俄成於富庶  
唯風及雨立致於生成今者再振萬機重宣五教方從易  
簡及表優崇凡列陶鎔咸增抃賀從此罇彝著德鍾鼎流  
芳四海遐瞻共卜歸還之兆一陽初建便當霖雨之期某  
忝預恩知實踰倫等

爲前邕府段大夫上宰相啓

前人

某聞藥氏垂恩延於十世屈生罹譴不過三年雖行一切  
之科宜聽九刑之訴某謬因門廕獲忝朝私雖位以恩遷  
而官由政舉累經重事皆立微勞頃年初忝邕南頗常釐  
弊事皆條奏不敢曠官冰蘖自居膏腴不染南蠻倣擾邊





已之志偶塵科級旋履宦途甘蒙碌碌之嗤實愧堂堂之稱唯思勇退祇欲自強孰謂僕射念及孤沉獎茲顛僻遇孔梨之津潤別借齒牙因姜被之包容俯明肝膈昨日晚面承尊旨曲奉溫言直欲按自塵泥置之霄漢恩既生於望外喜載溢於情衷况憫恤垂仁念惜兼至假毛羽而使之騫翥迴鞭策而俾學騰驤盡自生成益隆丘嶽但慮藝無所取才不足稱仰累埏鎔或孤擡舉誓節永依於門館醜恩冀盡於死生苟違斯言是欺皎日

未召試先與孫相公啓

前人

某啓某昨日早趨崇屏面奉弘慈承許與之恩言荷提拔之隆旨循涯自失沒齒知歸某孤拙無媒迂踈寡合且乏幹時之具仍慙悅世之機一忝班行八移年曆內絕遭逢之望分無騫翥之期伏以某官光輔丕圖啓迪昌運當此艱危之際克展經綸之才孰謂庸虛亟塵褒採况丹青侍從清籟遨游異資救馬之流以闡堯湯之化顧茲孱薄詎稱論思倍懷感激之心冀竭効酬之節但以鉛刀鈍質不可廁於龍泉瓦缶凡姿固難齊於神鼎雖感恩而載切實顧已以難勝

上承旨崔侍郎啓

前人

某啓某才非敏達器異閎深乏百函飛翰之能虧九紙課詩之業植操虛陵於霜雪干時未脫於塵埃自忝班行尋踰涯分豈謂承旨侍郎念茲單拙憫及堙沉密迴吹借之隆私顯示摯維之重德今日早面承尊旨曲奉恩言必欲拔自泥沙置之霄漢擇千里驂騮之足未棄駑駘合九成韶護之音不遺滂濇感深泣下喜過悲來但虞不稱彫鏤實慮有孤提拔循涯揣分感德慙恩之至

先與丞郎啓

前人

其啓其伏思借其毛羽則鍛翮者能飛鼓以笙簧則無心者知感輒陳引喻仰謝吹噓其濮上庸音墀間賤品植操但期於霜雪趨時未脫於塵埃徒激攀棲難希褒勵近者伏見宮相揚侍郎右司趙負外奉揚尊旨竊話昌言伏審侍郎學士俯錄鯁微獎稱孱薄指其迂拙謂以貞修假鉛紅於葺陋之姿迴剗於離奇之木感深泣下喜過悲來

答魏博羅太尉啓

羅衮

衮啓都衙侯司徒到京伏奉寵誨卑情無任欣躍兢戴之至伏以太尉二十二叔國步縈心藩條繫慮筮筭方殷於大者緘封宜略於小哉況衮再從宗盟至爲卑末庶僚品秩仍是瑣微乃蒙掛在風襟形於賜問獎飾用光其曖昧慰安將勵其辛勤蓬島音書異術靡勞於方士戢山翰墨

五卅

衮老大有本十六

真蹤遽覩於羲之捧且不勝喜難自定亦復載窺隆旨深省賤軀豈叔父私恩偏存睦族豈王侯公道廣及懷才蓋以太尉二十二叔學擅鴻儒詞摘麗藻臨戎按節全忘掌武之尊握牘含毫但記爲文之客得不終身永佩拭目頻觀祕之若三皇內文寶之如歷代傳璽言勲善對謝宗哲以何因義貴能酬銘已知而莫極榮荷惶灼不任下情

至襄州寄江陵啓

前人

衮啓伏念昨將蓬帶以寓棠陰德隆於雲夢之山惠浸於瞿塘之水已於荆聶備講恩讎豈向春陵徒陳主客伏以令公雄才不世茂績無倫威揚戎闔之先仁洽士林之表頃以竿麾暴國漂流幸許其棲簷今則羽衛還宮資遣又令其赴闕斯可謂事關舒慘恩拯始終其住也異彈鋏以求車其去也免吹簫而乞食遂使仲宣遭亂休假日以登

擣明遠還都得侵星而赴路力非可報感豈勝言倏爾辭  
違漸成遐阻出荆門而迴首詎見麾幢渡漢水以盟心唯  
懷金石以今月十九日發襄州灑迤北去攀涕結戀不任  
下情謹附狀啓陳伏惟俯賜鑒察

謝刑部蕭郎中啓

羅隱

某啓某伏以內揣荒蕪早乖投獻近者某官曲傳尊旨伏  
蒙郎中賜及卷紙令寫近詩捧對憂榮莫知所處某利非  
楚鐵鈍甚燕錐濩落危根低摧壯節藏豹之功夫不至屠  
龍之事業愈踈爰自南國辭耕東堂奉貢劍迷船畔膠在  
柱間靡旗而何營再奔繞樹而豈唯三匝所以騷人避熱  
不忘吹蠶玄客求聞長憂蓋齷姑息於輿臺之類毅勤於  
闈侍之徒而猶往往拒關時時毀櫝豈謂郎中俯躬吾道  
欲堰頽波不憚客嘲先從隗始寓剡藤而下授指巴句以

旁銜榮異當年事殊近俗而況風流漸泯翰墨難言別路  
萬般中堂千里雖欲壞虞卿之履一作屨詎肯動心哭羊陟  
之門何嘗留意復安有對紛華而輟玩叩寂寞以搜遺因  
使斯文亦歸清鑒揣厚旨而時猶可待荷殊私而力欲不  
任寧唯玄晏吟時空增紙價蕪莫武鄉窺後免逐灰寒謹啓

謝屯田全郎中啓

前人

某啓某揣摩不至蹇剝無圖爰自畫虎貽譏掇蜩逞偃軼  
軻於風塵之際流離於仄瑄之間雖瀝膽墮肝竟將誰訴  
而煎皮熬髮終不自醫已甘與物沉浮隨波上下今月某  
日見某官伏知郎中玉壺委鑒金口開譚驅雲於道士梁  
間校籍於真官筆下欲使餘抗美酒必醉蔡經崑嶠仙桃  
先霑曼倩承吉兆而心神駭越對嘉音而涕泗縱橫某散  
拙非才牽纏失計通衢十二惟弊黑貂故里三千但勞黃

耳欲索身而莫可將問路而愈迷若非郎中暖律勞吹和  
風外扇擢之於枯菱之側致之於芳英之中則蝶舞鸞啼  
空絨永恨春來秋去便過此生謹啓

辭宣武鄭尚書啓

前人

某啓某聞鄭司農之東去絳紗感深吾道謝記室之西辭  
朱邱戀切所知雖定名之分則殊而懷德之心不異其有  
栖羸樂廐養病醫門海鷺辭巢即摧萍影林鳥繞樹忽軫  
蓬心又安得下棄席於詩人感崩波於行客某也風塵下  
物天地中材光逸門寒無因自進楊雄口吃徒欲解嘲屬  
者尚書置驛恩寬窮風志大孔文舉之千元禮既忝登門  
徐孺子之謁陳蕃俄蒙下榻淹延館宇荏苒春秋稻梁有  
異於他人觴豆時陪於上客那言此際遽愴離聲背重德  
於丘山揖紅塵於道路緬懷今日杳不勝情加以貢部傷  
心名場落羽獸因鬪困羊以多亡前瞻既倦於吹蓬內顧  
徒悲於求劍昔也來慙賦雪謬稱梁苑之游今則去類乞  
師已抱秦庭之哭倚征輪而悵望指斷梗以夷猶尚書儻  
或仙客壺中旁均日月山公啓裏別借篇題無令一葉先  
秋遂對蒲堂垂泣捨此丹須九轉桃指千年天也如何時  
乎不再謹啓

謝湖南于常侍啓

前人

某啓某今月十九日已至界首迴望旌榮涕泗不任某莊  
櫟麤踈庾膏昏鈍不能量力嘗欲干名隨貢部以恓惶將  
鄰十上看時人之顏色豈止一朝進則刺滅許都退則歌  
終漢壘地雖至廣人莫相容憑執爨以無由假鄰光而不  
得常侍獨於此際降以深仁奏仇覽之官資近陳遵之尺  
牘福因無妄榮亦何酬近者以江表歲飢吳中力困旨甘

既闕晨夕繫懷常侍不顧人言將逾事例給使府留州之  
物代衡陽計歲之資俾以東歸救其恹一作旅蔡澤北游之  
日竝甌不存陸生南返之年橐裝皆滿聊將自銜粗可諱  
窮但以感切違梁情深去曾辭畫戟而心猶似醉上孤舟  
而淚始如流蓋以非故舊之由緣無強近之慰薦祇因獎  
善便與致身如某之孤賤者則多似某之遭逢者則少以  
茲自誓安可暫忘今則尚有迴期猶寬旅思石尤風定橋  
口浪衰展一作屏片席以高飛指重湖而直過地名北渚長  
牽楚客之心水到東吳敢忘湘波一作江之色謹啓

謝江都鄭長官啓

前人

長官鑿筆才清探驪價重因循世態放蕩官游劇譚以雞  
肋況時偶對以馬曹當職而自黃塵北犯翠輦南巡張掾  
投一作箴雖離齊邸陶公染翰本慟晉朝於半郊半郭之中

五十五

卷六十六

有一詠一觴之趣為謀甚逸所得何多芳草遠山纔供掇  
拾晴陽媚景別受指攜登臨則光祿寒山悲歎則雍丘明  
月憑何徑隧達此津涯某海曲迷聲壽陵志步虵虛畫足  
鵠不中心將風霜委地之姿值兵革滔天之日正平刺滅  
屢窘輿臺叔夜燈殘頻逢鬼魅梁苑之舊游永已鄴都之  
作者寂然豈謂長官獨好斯文仍沅散地牙絃久絕秦缶  
增慚那言吾道陵持疑作履猶見騷人風骨牽牛不暇希驥  
莫從輒敢効彼蠅頭騰於魚網保持所切已高黃綃之名  
傳寫可知旋長烏絲之價謹啓

謝徐學士啓

顧雲

某啓某聞隨珠暗投路人與忿荆玉三獻明主懷疑非至  
玕之有類有瑕亦明鑒之難逢難遇况某樵歌俗韻牛  
鐸凡聲雖委巷末途時聞中律而曲卑調下難感知音泊

儒術中微時文稍變原玉之風流漸遠淵雲之事業攸歸  
亦常悵望危津潺湲阮路歛毫興感掩卷長嗟今也河薦  
綠圖山張圖翠檢開張網罟漁獵英髦周渭商一作嚴皆辭  
釣築抱關負鼎盡掛簪裾必有賢人出扶聖教歷詢時論  
實屬高才伏惟學士瑤圃呈祥尼丘降瑞名題仙署足躡  
瀛州東哲臺前閉披碧簡秦王府裏時閱瑤籤徐觀動息  
之蹤已積釣鎔之望其所以携持陋唱塵玷朱門駭愕未  
遑軒車忽至俯留榮誨下獎微才拜啓琅函跪吟華藻笙  
簧滿耳雕煥盈眸其嘗徧閱縑緙旁徵故實亦聞先達時  
接後來遠則沈隱侯之獎何伯言纔聞發論近則韓文公  
之知李長吉始議及門未有曲示恩私顯留翰墨才微往  
彥遇倍昔時仰戴恩榮已增銘篆謹當卷之麗軸飾以錦  
綵置在書囊永為家寶

代新及第人謝鹽鐵使啓

前人

其學慙辯豹業媿藏螢且乏智囊况無經笥雖冰盤凍筋  
素所牽懷而長笛短簫亦嘗關慮豈謂攻堅少益雕朽難  
能劉子駿之將甌屢蒙相誚陸士衡之酒甕每沐見嘲內揣  
龍鍾深甘棄置去年因收敗卒決戰文場奮藻儒林爭衡  
筆陣方憂殿騎忽擢丙科姓名遽接於英髦骨肉初違於  
凍餒懷仁空極欲報無由徒銘効死之心未得殺身之地  
近見其官說竊知侍郎以沉淪軫念汲引開懷欲廣薦衡  
遂先始隗訖使變商為角化慘成舒備雅奏於文絃偃和光  
於暖谷遐沾厚惠咸出深仁今也周渭告祥殷嚴叶蕙前筭  
待運鏤鼎思調明主系心蒼生企踵其幸將微眇預託鈞衡  
願居擁篲之先獲廁掃門之末庶因灰粉少借毫芒下情無任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六十六登仕郎胡柯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六十七

書一

太子諸王附

答隋太子廣書一首

請太子尊賢重道書一首

上太子承乾書一首

重諫太子承乾書一首

諫太子承乾營造曲室書一首

諫太子承乾左右非其人書一首

諫太子承乾引突厥入宮書一首

上節愍太子書四首

為李中丞作與虢王書一首

為貞陽侯答王太尉書一首

宰相上

為陳高祖與周宰相書一首 上劉右相書一首

太子

答隋太子廣書一首

史祥

四

一

宣

行人戾止奉所賜貺恩紀網繆形於文墨不悟飛雪增冰  
 之地忽載三陽毳幕韋韞之鄉俄聞九奏精駭思越莫知  
 啓處祥少不學軍旅長遇升平幸以先人緒餘備職宿衛  
 懼駑蹇無奔走之實朽薄非折衝之才當斷一作豈欲追蹤古  
 人語其優劣曩者王師薄伐天人援桴一作受脰絕漠揚旌威  
 震海外當此之時猛將如神一作雲謀夫如雨至若祥者列  
 於卒伍預聞指蹤之規得免遲留之責循省一作揣分實  
 為幸甚爰以情喻雷陳事方劉葛信聖人之屈已非庸夫  
 之可測川澤之大汗潦攸歸松柏之高薦蘿斯託微心眷  
 眷孟侯所知也仰惟體元良之德煥重離之暉三善克脩  
 萬邦以正斯固道高周誦契叶商皓豈在管蠡所能窺測  
 伏承監國多暇養德怡神咀嚼六經逍遙百氏追西園之  
 愛客眷南皮之出遊疇昔之恩無忘造次祥自忝式過載

離一作寒暑身在邊隅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夜一作起朗

月孤照想鳴笳之啓路思託駕一作於後車塞表京華山

川悠遠瞻望浮雲伏增濟結 **一作皆隋書本傳**

請太子尊賢重道書 見六百二丁卷表門 劉洎

上太子承乾書 張玄素 貞觀十三年

臣聞周公以大聖之材猶握髮吐哺一作引納白屋而況

後之聖賢敢輕斯道是以禮制皇太子入學而行齒胄欲

使太子知君臣父子長幼之道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尊

卑之序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內弘之四海之外者皆因

行以遠聞豈此無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眷質固已崇高

四字尚須學文以飾其表至如孔穎達趙弘智等非唯

宿德鴻儒亦兼練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開釋物理覽古

諭今增暉眷德而雕蟲小伎之流祗可時命追隨以代博

奕耳若其騎射畋游酣歌伎戲一作翫苟悅耳目終穢心神

漸染既久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即

亂臣恐殿下敗德之源在於此矣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重諫太子承乾書 前人

臣聞孔子云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然書傳所載其

言一作或遠尋覽近事得失斯存至後一作周武帝平定

齊梁一作卑宮菲食以安海內太子贊舉措無度一作穢

德日著為九軌知其不可具言於武帝武帝慈仁望其漸

改及至踐祚狂暴肆情區宇崩離宗祀覆滅即隋文帝所

代是也文帝因周衰弱憑藉力一作資雖無大功於天下

然布德行仁足為萬姓所賴勇為太子不能近遵君父之

節儉而務驕侈肆情今之宮中山池遺址一作即太子一無此殿

下所親覩是也此時亦恃君親之恩自謂太山之固詎知



邪臣敢進其說向使動靜有常進退合度親君子踈小人  
捨浮華尚恭儉雖有邪臣間之何能致慈父之隙豈不由  
積德未弘令問不著讒言一至遂成其禍竊惟皇儲之寄  
荷戴至殊一作重如其積德不弘何以嗣守成業聖上以殿  
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為節限恩旨未踰六  
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龍樓之下唯聚工  
匠望苑之內不覩賢良今言孝敬則闕視膳問豎一作之  
禮語恭順則違君父慈訓之方求風聲則無愛學好道之  
實觀舉措則有因緣誅戮之罪忠一作臣正士未嘗在側  
群邪淫巧昵近深宮愛好者皆遊手雜色施與者並圖畫  
彫鏤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可勝計哉宣猷禁門  
不異闐闐朝入暮出穢聲已彰一作臣以德音日損頻上  
諫書自爾已來縱逸尤甚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脩當今

房七十四

文苑六百李七

三

宣

善士臣每奏請望數召進與之談論庶廣儲徽一作今旨  
反有猜嫌謂臣妄相推引從善如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  
必招禍敗一作方崇蔽塞之源不慕欽明之術雖挹養哲  
之姿一作終罹罔念之咎古人云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  
願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則天下幸甚謹言一作比舊唐書

此篇係重諫承乾書英華題作諫東宮啓

誤編卷五十一卷今移此

諫太子承乾營造曲室書

前篇作諫東宮啓

于志寧

臣聞克儉節用寔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敗德之本是以  
陵雲槩日戎人於是致譏峻宇雕牆夏禹舊唐書以之作誠  
昔趙盾匡晉呂望師周或勸之以節財或諫之以重唐書  
並作歛莫不盡忠以佐國竭誠以奉君欲使茂實播於無窮  
英聲被乎物聽咸著簡策以為美談今所居東宮隋日營

建觀之者尚驚前篇作議其侈見之者猶歎其華何容此中

更前篇有修造財帛日費土木不停窮斤斧之工極磨礱

之妙且丁匠官奴入內比者曾無監管前篇作關驗此等

或兄犯國章或弟罹王法往來御苑出入禁闈鉗鑿緣其

身槌杵在其手監門本防非慮宿衛以備不虞直長既自

不知千牛前篇作守者又復不見爪牙在外厨役在內所司何

以自安臣下豈容無懼又鄭衛之樂古謂淫聲昔朝歌之

鄉迴車者墨翟夾谷之會揮劍者孔丘先聖既以為非通

賢將以為失頃聞宮內屢有鼓聲太樂伎兒入便不出聞

之者股慄言之者心戰往年口勅伏請重尋聖旨殷勤明

誠懇切在於殿下不可不思至於微臣不可唐書前篇無懼

臣自驅馳宮闕已積歲年犬馬尚解識恩木石猶能知感

所有管見敢不盡言如鑒以丹誠則臣有生路若責其迂

旨則臣是罪人但悅意取容臧孫方以唐書前篇疾疢犯顏

逆耳春秋比之藥石伏願唐書停工匠之作罷久役之人

絕鄭衛之音斥群小之輩則三善允備萬國作貞矣

此篇卷重出前已削去

諫太子承乾左右非其人書 前人

臣聞堯稱稽古功著於搜揚舜曰聰明績彰於去惡然開

元立極布政辨方莫不旌賁英賢驅除不肖理亂之本咸

在於茲况闡官之徒體非全氣便蕃階闈左右官闈託親

近以立威權假出納以為禍福昔易牙被任變起齊邦張

讓執鈞亂生漢室伊戾為詐宋國受其殃趙高作奸秦氏

鍾其弊加以弘石用命一作京賈則連首受誅王曹掌權何

實則踵武被戮遂使搢紳重足宰司屏氣然順其情者則

榮逮幼冲迺其意者則災及襁褓爰暨高齊都鄴亦弊闡

官鄧長顛位至侍中陳德信爵隆開府外干朝政內預宴私宗枝藉其吹噓重臣仰其臯息罪積山岳靡挂於刑書功消塵露一作功無消塵已勒於鍾鼎富踰金穴財甚銅山是以家起怨嗟人懷憤歎骨鯁之士語不見聽蹇諤之臣言必被斥齊都顛覆職此之由向使任諒直之臣退佞給之士據趙魏之地擁漳滏之兵脩德行仁養政施化何區區周室而敢窺覲者哉一作焉然杜漸防萌古人所以遠禍以大喻小先哲於焉取則伏惟殿下道茂重離德光守器憲章古始祖述前修欲使休譽遠聞英聲遐暢臣竊見寺人一色未識上心或輕忽高班或陵轢貴仕便是品命失序綱紀不立取笑通方之人見譏有識之士然非此一無典內職掌唯在門外通傳給使主司但緣階闥供奉今乃往來閣內出入宮中行路之人咸以為恠伏望狎近君子屏黜小人上副聖心下允衆望謹啓

**此篇按舊唐書係諫承乾第二書英華誤編**  
**在六百五十一卷今移此**

諫太子承乾引突厥達哥友入宮書 前人

臣聞上天蓋高日月以光其德明君至聖輔佐以贊其功是以周誦升儲見匡毛畢漢盈居震取資黃綺周公舊唐書作姬旦抗法於伯禽賈生陳事於文帝莫不殷勤於端士懇切於正人昔鄧禹名臣方授前篇唐書並作居審諭之任疎漢書作疏受宿望始除輔導之官歷代賢君莫不丁寧於太子者良以地膺上嗣位處副前篇作儲君善則率土霑其恩惡則海內罹其禍近聞僕寺司馭爰及駕士獸醫始自春初迄茲夏晚恒居內役不放分番或家有尊親闕於溫清或室有幼弱絕於撫養春則廢其耕墾夏又妨其播殖事乖存育唐書作爰人有前篇唐書

並作怨嗟且突厥達哥友等人面獸心豈得前篇以禮教

期不可以仁信待心則未識於忠孝言則莫辨乎前篇唐書並作其

是非近之有損於英聲暱之無益於盛德引之入閣人皆

驚駭豈惟前篇唐書並作臣愚識獨用不安臣下為殿下之股肱殿

下為臣下之君父君父以存撫為務股肱前篇作臣下以匡弼

唐書為心是以苦口之藥以奉身逆耳之言前篇以安位

古人樹誹謗之木以求已愆懸敢諫之鼓以思身過由是

從諫之主鼎祚克昌復諫之君洪業墮墜惟殿下詳擇之

**此篇六百五十七卷重出今已削去**

上節愍太子書四首前篇作諫東宮啟 姚珽 神龍元年

臣聞賈誼曰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使與太

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

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之

不能無不正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

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

進前篇箴諫大夫進謀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夫教得而

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臣又聞之木從

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善言古者所前篇以驗於今伏惟殿

下眷德洪深天姿聰敏近代成敗前古安危莫不懸鑒在

心動合典禮臣以庸朽濫居輔弼虛備耳目叨廁唐書前篇並作預

股肱輒薦塵露庶禱山海伏以內置作坊工巧得入宮闈

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不識

輕重因為詐偽有玷徽猷臣望並付所司停宮內造作如

或須要使令唐書作役造猶望宮外安置庶得工匠不於宮禁出入

二

臣聞漢文帝身衣弋絺足履革舄齊高帝欄檻用銅者皆

臣聞漢文帝身衣弋絺足履革舄齊高帝欄檻用銅者皆

易以鐵經侯帶玉具劔環珮以過魏太子太子不視經侯  
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劔  
珮而去太子使追還之謂曰珠玉珍玩寒不可衣飢不可  
食無遺我賊前篇作不經侯杜門不出臣觀聖賢經籍務  
以簡素為貴皇王政化皆以菲薄為德伏惟殿下留心恭  
儉靡尚浮奢臣愚猶望損之又損之居簡以行簡減省造  
作節量用度

三

臣聞銀榜銅樓宮闈嚴祕門閤來往皆有簿曆殿下時有  
所須唯門司宣令或恐姦偽前篇作詐假之輩因此妄為增減  
脫有文狀舛錯事理便即差違且近日呂昇之事前篇作便乃  
代署宣勅伏賴殿下睿敏當即覺其姦偽自餘臣下庸淺  
豈能深辨真虛望請墨令及覆事行下並用內印印書唐書

五十八

文苑六百六十七

七

宣

前篇並署之後庶唐書得免有詐假乃是長久規模臣又聞  
之忠臣事君有犯而無隱明主馭下納諫以進德故書云有  
言逆於汝志前篇作逆必求諸道有言順於汝志前篇作逆  
必求諸非道伏惟殿下仁明昭著聖敬日躋探幽洞微窮  
神索隱事之善惡毫釐靡差理有危疑錙銖無爽臣以庸  
陋叨侍春闈職居獻替豈敢緘默伏乞降明離之德俯鑒  
微誠紆洊雷之威特矜翹懇儻得遙山益峻少海增深碎  
首糜軀其甘如薺輕塵視聽伏待刑科

四

臣聞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故曰與善人言如入  
芝蘭之室久自芬芳與不善人言如火銷膏不覺而盡伏  
惟殿下神逾藏往理冠生知留意篇章研精典籍然而山  
岳不棄塵壤是以能高大江河不逆細流所以能深廣伏

願崇儒敬業訪道稽疑是則品物增輝懷生欣抃今司經見  
無學士供奉未有侍讀伏望時因視膳奏請置人所冀講  
席談筵務盡忠規之道披文擷句方資審諭之勤臣又聞  
臣之事主必盡誠懇君之進賢務求忠謹伏惟殿下養德  
儲闡理以端靜為務恭膺守器必以學業為先經所以立  
行脩身史所以諳識成敗雅誥既備前篇習忠孝乃成傳記  
方通安危斯辨知父子君臣之道識古今鑒戒之規經史  
為先斯乃急務至于前篇唐工巧造作寮吏直司實為末  
事無足勞慮臣以庸淺獻替是司臣而不言負譴聖前篇  
日言而獲罪是所甘心伏願留意經書簡略細事一蒙採  
納萬殞無辭乞降儲明俯矜前篇狂瞽

卷四篇五百六十一卷重出前已削去

為李中丞作與號王書

蕭穎士

廿五

文苑六百六十七

八

後

某還奉問垂示報魯郡克捷官軍乘勝進取東平捧對三  
復實深兼慰逋醜稽誅遂淹氣序艾夷濟濮陵虐洙泗雖  
游魂送死所當翦滅而命師授律必俟英威四郎挺雄烈  
之姿荷專征之任允文允武終古罕儔惟親惟賢方今莫  
二故能將士憤發忠勇爭先遺孽殄殪隻輪不返俾彼危  
城蔚為強鎮必將長驅許下席卷浚郊解滑臺之圍刷襄  
邑之耻在是行矣此皆明大夫善任才而柳將軍之能用  
命也豈徒咫尺汝陽而久勞其師旅哉遲企大捷預寬憂  
負漸寒伏惟尊體動止康愈集作勝即日蒙免未由拜覲增  
以勤係所調兵糧事資軍國唯力是視曷敢差池謹遣江  
陽令杜萬往詔稟

貞陽侯蕭淵明

答王太尉書

徐陵

周尚書弘正張廷尉種姜常侍曷等至枉此月二十六日

告并遣賢弟子世珍賢子顥等一有彌字具忠款之至公養孤之  
恩愛甚鄧侯少子之懷情深張禹豈非憂勞社稷用忍肌  
膚天下含靈誰無悲愧余遭家不造敬累吾賢言念忠誠  
益以號咽但皇齊大德過見憂矜微借輕兵以垂將送意  
謂江東凋弊累積寒暄供贍資儲理當多闕輒白上黨王  
止請三千人二百疋而已凱衆人殊尚有疑難將恐諸士  
未喻雅懷今復命周尚書及姜常侍還彼具陳一二夫以  
一作受爲寇非有晉邦不送爲譏終無楚國五千步卒旣  
謝李陵三千羸兵亦等无忌公之朋議理不爲嫌行人失  
辭尚佇然諾臨江物轡企望音郵唯遲來書此不多具蕭  
某白

宰相上

爲陳高祖與周宰相書

前人

卷之七

文苑六百六十七

九

胡

昔有天地便立帝王革吳唯農遷虞斯夏莫不三靈所佑  
五運相推梁德不造固天攸棄雖復東漢之末區宇沸騰  
西晉之亡生民蕩覆未足以方其禍亂譬彼虔劉者也吾  
謬以庸薄屬當興運自昔登庸清諸百越徐聞浪泊靡不  
征行銀洞珠宮所在清人自還麾南極一作極伐逆東都  
宣力驅馳亟淹寒暑六延梁社祀一作祀十剪強寇黃帝與蚩  
尤七十戰魏祖在軍中三十年方厥劬勞未爲勤苦加以  
百神所感明靈應期萬里徂征虬龍表瑞於是中軍勇銳  
上將橫行承此休符遂興王業梁氏以天祿斯改期運永  
終欽若唐風推其鼎命吾驚惶三讓一作周拜手陳辭盈  
廷公卿稽顙躬偃眷言潁水徒抱素心尚想汾陽無因高  
蹈猥以庸薄遂膺天寵去月乙亥昇禮大壇言念遷垆但  
有慙懼昔賓門之始境外無交雖遣行人未申嘉好今上

天有命光膺寶曆永與周室方同斷金我運惟新宜修朝聘今遣侍中都官尚書周弘正等銜使長安故指有白陳其白

上劉右相書

王勃

蓋聞聖人以四海為家英宰與千齡合運用能不行而至春霆仗天地之威以息相推莊子作吹時雨鬱山川之兆故有玄蛟晚集憑鶴鼎而先鳴蒼兕晨驚運龍韜而首出並能鳳

一作騰霧躍指麾成烈士之功蠖屈虬奔談笑坐羣卿之

右未如越滄海棄行間排紫微謁天子於是遭不諱之主擁非常之位龍章鳳徽照其前鏘金鳴玉疊其後三靈叶贊超然奉天下之圖四海承平高步取寰中之託君侯之富貴足矣聖朝之付遇深矣故知陽侯息浪長鯨卧橫海之鱗風伯停機大鵬鍛垂天之翼及其投形巨壑觸丹浦而

其四

文苑卷六十七

一

後

雷奔假勢靈颺指青霄而電擊神氣洋洋謂鱗翻使之然也耳殊不知兩儀超忽動止繫於無垠萬化糾紛舒卷存乎非我是以陳平昔之智士也俯同降卒百里奚曩之達人也親為餓隸當其背強敵轉康衢雄慮耿於風雲危途迫於朝夕豈自期榮稱相府西藩虎據之圖寵冠齋壇東向舉熊一作龍飛之策顧盼可以蕩川岳咄嗟可以降雷雨遂令用與不用是非於楚漢之間知與不知得失於虞秦之際故曰死生有數審窮達者繫於天材運相符決行藏者定於已君侯足下可不謂然乎借如勃者眇小之一書生耳曾無擊鍾鼎食之榮非有南隣北閣一作闕之援山野悖其心迹煙霧養其神爽未嘗降身摧氣逡巡於列相之門竊譽干時匍匐於羣公之室所以慷慨於君侯者有氣存乎心耳實以四海兄弟齊遠契於蕭韓千載風雲託神



知於管鮑不然則荷裳桂檝拂衣於東海之東菌閣松檻一作

松高枕於北山之北焉復區區屑屑踐名利之門哉至尊以

搖河徙岳之威當立地開天之運聖人有作群才畢舉星辰入仕揖讓朱鳥之門風雨稱臣奔走蒼龍之闕方欲停旒金室引成康於已任闢續瑤林復堯舜於茲日可謂明明穆穆盡天子之容貌矣抑嘗聞之丹山九仞煙峯非數篲之功紫極千門雲臺俟萬楹之力故天下至曠神器不可獨專天道無私玄勳有待而立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況掌萬國之權受一人之寵動見臧否言知利害君侯足下何時易耶雖有大命不資童子之言而恭此小心敢進狂夫之說伏見遼陽未靜大軍頻進有識寒心群黎破膽昔明王之制國也自近而及遠先仁而後罰徵實則效存徇名則功淺是以農疏十野僅踰重石

之鄉禹截九州不叙流沙之境豈才不及而智有遺哉將以辨離方而存正功也雖至人無外甲兵曜天子之威王事有征金鼓發將軍之氣而長城在界秦漢所以失全昌巨海橫流天地所以限殊俗關土數千里無益神封勤兵十八萬空疲帝卒驚烽走傳駭秦洛之眊飛芻輓粟竭淮海之費於是乘茲放命者出繩纏以生威因公挾私者入閭閻而競法雖一物失所太階延旰食之憂而百戰方雄中國鮮終年之樂圖得而不圖失知利而不知害移手足之病成腹心之疾征稅屈於東西威信蹇於表裏語曰勝之不武不勝爲辱天下之責四面至矣誠可遠凝高策上薦忠言決人事於去就合天情於終始遂令回麾轉檄背青丘而驚列障分亭巡蒼波而守昔者齊侯以力方城爲楚國之辭虞帝崇文苗人失洞庭之險況乎杖德綏亂以

直乘邪明逆順之端聳華夷之望雖復舳艫沸海旌旗觸  
天鐵山四面金城千里亦不能爲敵人計矣此君侯之未  
論一也蓋聞星迴日運御洪荒者貞夫一電照風行制寒  
廓者歸乎靜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語曰動之斯和綏  
之斯來一作安是知源潔則流清形端則影直大道起而仁  
義息神化周而市獄定雖復體元立教普災耀知遠之書  
順時宰物宥罪發精微之典而况澆風易漸淳化難歸孔  
明耿介於當朝子輿殷勤於易箚蓋有由也伏見邊凶尚  
梗殊恩屢發亡命山澤者日月相趨朝脫桎梏夕還囹圄  
姦徒抱袂因時立僥倖之謀頑夫頓足中路紆吁嗟之慘  
皆由寬勝於猛人迷所習勸沮不彰廉耻相冒亦有公卿  
失職耻受珪符之任郎官有豐俯捨銅墨之榮又焉可以  
弘長風流抑揚衆務者也且夫朽索充羈不收奔馬之逸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輕緡振網或隨吞舟之勢况非常之化方洽於齊人無妄  
之恩乃及於羣小將恐匡衡管仲復靈沼一作詔於下泉矣  
古之善爲國者不然信賞而必罰導德而齊禮澤配雲雨  
而無曲惠威振雷霆而絕私戮交書聳幣杖慈厚之師投  
金散璧樹仁明之長故雖開衢室蓋明堂亦將四三皇而  
六五帝矣此君侯之未論二也蓋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是知發  
揮地利農桑啓其業振蕩天功泉貝流其用伏觀前制屢  
擾事非畫一廛市蕭然人情恠動夫補一作補簡並用未盡  
交易之宜輕重齊行適啓兼并之路於是連闥掩闔者閉  
肆而乘其屈布衣韋帶者闔門而受其困五方競爽務淺  
術以相雄百郡爭勝驅末技而成弊田夫織婦衣食鮮終  
朝之給巨駟洪商輿馬挾封君之勢蓋有由來矣故曰國

儲闕於九載則公上無所給家廩乏於三年則妻子非其  
有夫陰陽覆逆天地之常數百六運窮堯湯所不免一旦  
洪泉決地大旱焦山風雨於一歲之間霜雹於數州之境  
繁運廣役首尾於中外咨稅增徭日多於都鄙癘陰陽者  
將何以處之一夫竊議公之盛德虧矣愚謂嚴程峻法絕  
輕陋之貨則姦鎔之源塞矣公風正典重耕耘之務則邪  
贏之計沮矣然後遠弘教旨大變流俗法立有犯而必施  
令出唯行而不返違公竊鑄者具五刑之戮因時力田者  
懸一命之賞不然則賈生晁錯復流涕而言矣此君侯之  
未論三也嵩衡不拒細壤故能崇其峻江海不讓纖流所  
以存其廣是以星臺曉闕上台忘吐握之勞月殿宵興中  
宇軫山林之慕知夫御天下者必待人也詩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未見君子憂心如醉伏見皇明遠燭帝采遐宣

張樂岱郊騰勳社首徵廉察孝瑤壇虛不次之階署行議  
年璿檢動非常之詔天下可謂幸甚矣於是友月朋霞之  
客背青臯而至馮唐顏駟之才排紫闥而集夫豈知終始  
異數涇渭同流蘿薜失圖簪纓解體惜哉羣英霧散名侯  
招蔽善之嫌天下雷同太子鮮長鳴之地而欲招絕足致  
真龍難矣此君侯之未論四也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  
吉豈非順物不若招類報國不若進賢陽事昇而雨露歸  
陰駕凝而風霜厲莫不觀時有記撫氣相求窮則獨善其  
私達則兼善一作濟天下而利己疵物者以自任爲身謀知  
進忘退者謂專榮而得一作不計豈知夫尺波易謝寸晷難  
留陵谷好遷乾坤忌滿君侯足下出納王命升降天衢激  
揚鳳宸之前趨步麟臺之上亦復知天下有遺俊乎夫心  
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妙書不能文也伏願關東閣

開北堂待之以上賓期之以國士使得披肝膽布腹心大  
論今古之利害高談帝王之綱紀然後鷹揚豹變出蓬戶  
而拜青墀附景搏風捨臺衣而見朱闕幸甚斯不爲難矣  
庶幾乎麇卵不棄終感玄枵之精駿骨時收或致飛黃之  
錫書生王勃死罪死罪再拜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六十七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宰相中

與崔中書圓書一首

上鄭相公書一首

代竇中丞與襄陽于相公書一首

與蕭相公書一首

與常相公書一首

與元相公書一首

賀外舅崔相公書一首

與崔中書圓書

蕭穎士

違奉累月

一作

伏增馳結首冬

伏惟相公尊體動止

康裕敬想表妹珍儀外甥休慰時事孔棘出於慮外京邑

傾淪主上遷播率土臣子銜涕痛心相公應期降德康濟

危難保胡聖躬又安社稷勲踰曩昔道貫前修海隅蒼生

孰不幸甚況在舊

一作

故榮庇特深某自中州隔越

一作

流播漢陰遂至江左淮南節度使召掌書記兼補此官

五言

劉亮

窘之辰幸忝俸祿然任翰墨罕參籌議徒懷所見莫獲申

述竊惟二京未復祆氣方熾靈武太原雖承官軍甚盛而

兩河南北無月不遭寇逼頃者濮陽東平中都郟城相繼

失守靈昌潁川皆累戰之餘今未解圍上蔡汝南近又奔

潰號王之鎮河南亦有政刑而百城饑乏兵力未振河北

自六月不聞克捷并陘路亦云未通河東絳郡復傳先陷

淮南山北境對賊壘戶寡人貧徵促弊竭衆心危懼莫有

固志則兵食所資獨江南兩道耳楚越之地重山積阻江

湖浩漫樂興永嘉南通嶺表北至吳會皆境瀕巨海自古

平日常備不虞中原或擾無不盜賊為患固宜察其要害

增以兵力擢文武良才以鎮捍之先奉七月十五日勅盛

王當牧淮海累遣迎候尚承在蜀今副大使李中丞華胄

茂德平時良守清靜臨人貪暴斂跡雖古龔黃邵杜之化

無以先之然與今時經略頗不甚稱所莅謹守科條愛惜  
府庫江淮三十餘郡僅徵兵二萬已謂之勞人將卒不相  
統攝兵士未嘗訓練淮左江東三十餘郡無一良二千石  
豈惟不才乃皆中人以下之不逮其間敗衄略難勝述比  
者吳郡晉陵之江東海陵諸界已有草竊屯聚保於洲島  
剽掠村浦為害日滋若朝廷不時遣賢王即就鎮求選博  
通宏略之士以輔佐之特許不計階次超拔才雄以居將  
守儻一朝勅寇南侵陵陷淮涘衝要闕繕完之備甲兵無  
抗擊之利江海餘孽因而嘯聚則長江之南亦從此而大  
潰矣復何觀豐虜庭指日清蕩哉某不敏嘗覽舊史見古  
今成敗之策江山一作山川險易之勢多矣忝跡幕賓一作中言  
不見錄長宵歎息不覺飲淚方思虞詡之任朝歌見疑守  
將古今一也幸他日風塵早辱惠愛今雖卑賤禮數懸絕  
仰惟無大故則不棄之義或當未賜踈擲耳銜憤萬里遠  
陳短見亦惟相公留聽無忽尚書房公門下崔公往不自  
意並承盛德一顧之末然若非相公為小人貧賤之交不  
敢輒申狂簡輕冒抵觸書不云乎三后叶心同底于道亦  
何少人人別疏哉在相公言之耳親弟某乙又在巡內或  
垂記識自多故以來信問阻絕酸心痛骨未期一見特惟  
以小人承舊愛之故惠提獎之私非所敢望如或假以公  
乘使江淮獲一觀集生死肉骨不勝幸甚未由拜賀只無任  
下情謹因賀赦使附狀不宣蕭某頓首

上鄭相公書

歐陽詹

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助教歐陽詹謹齋沐緘書再拜遣  
隸子弟獻於相公中衢之車下庶及乎閣下當今主上聖  
明一作哲宰輔賢明可行已行可止已止其或未行未止非

不知也非不念也未可行而未可止也詹愚蒙欲陳所知

集作見則在知之之後念之內矣不敢復言文粹作亦今何敢言

斯有言自言而已人有百行脩萬事精內叩潛鳴外聽無

聲非不願用而人不用非不願旌而人不旌雖和平之代

至老至死者相公以為有之乎詹將十有十百有百千有

千也何以苦知自近之耳詹嘗讀論語得孔子曰古之學

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傷時之學者不由所學矜所學也

詹不敏傷竊如之況稟羔羊鴻雁之性未資訓導而敬順

和合乎教者十或四五潔身畏人直文粹作負拙自守始亦以

孝悌忠信約禮從儀人生合爾博聞遊藝行義修詞人生

固然殊不以有為而為也幸屬昭代以此官人敬趨條目

遂希銓擇五試於禮部方售鄉貢進士四舉集作於吏部

始授四門助教其兩應博學宏詞不售一平夫人百行庶

幾萬事留心不仕則已仕則冀就高衢遠途展其素蓄

垂名于後代播美於當時匪徒利斗粟希片帛救寒

暑給朝夕也所以利斗粟希片帛者不以文粹作能無之

其將百行庶幾萬事留心之流別行也三字集粹作詹有所分別

非斯人之徒歟其慕彼人之徒歟企夫高衢遠途也噫

四門助教限以四考格以五選十年方易一官也自茲循

資歷級然得太學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四門若如之則

二十年矣自茲循資歷級然得國子助教其考選年數又

如太學若如之則三十年矣三十年間未離助教之官人

三百歲七十者稀詹今四十年有加矣更三十年於此是

一生不覩高衢遠途矣況先三十年孰知存亡哉其或素

蓄當在重泉之下矣忖已方人所以知百行修萬事精內

叩潛鳴外聽無聲非不願用而人不用非不願旌而人不

旌雖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十有十百有百千有千也嗚

呼今之高懸爵祿廣設名位實待文粹大乎德行與乎能事

也德行也者孝悌也忠信也不可於公堂斯須而得試也

須漸乎父母昆弟之言沿乎州閭鄉曲之譽彥遠人也父

母昆弟居萬里之外州閭鄉曲在三江之南孝悌之言無

由漸朝廷之耳忠信之譽莫得沿闕下之聞也能事也者

秉持也應奉也不可虛處無任而得呈也須形乎政令裁

制集作之庸著乎伎集作藝使才之致詹冗官也政令裁

制集作一月兩衙之謂伎集作藝使才二莫陪行音而已

秉持之庸不可形考課之目應奉之致是亦絕著選能之

見也縱有顏閔之德游夏之學宰我之政事夫子之文章

其於是也但父母昆弟自相知州閭鄉曲自相許於海隅

嶺徼其柰拳拳之身何夫大田斯穫而有遺秉則滯穗也

萬秉稀一萬穗稀一詹豈遂當其一乎是集作天地也命

之翅必與之羽翮副其巨細使得飛也命之足必與之

蹄躡稱其短長使得行也若命之翅而不與之羽翮與之

而巨細不相副飛則墜若命之足而不與之蹄躡與之而

短長不相稱行則文粹顛命適遺之墜與適遺之顛則如

無命無與也其庸愚不知造物之旨者視之則不足集作

恠其賢明深探理源者其謂天地何且邦國也勸人以德

行用錫之爵祿必契其分量使得行道也聳人以能事用

錫之名位必權其輕重使得榮身也若勸以德行不錫之

爵祿錫之而分量不相契道則屈若聳以能事而不錫之

名位錫之而輕重不相權身則辱勸適遺之屈聳適遺之

辱則如無勸無聳也其庸愚不知政化之旨者視之則不

足集作恠其賢明深探理源者其謂邦國何集本如此英華

之恠其賢明深探理源者其謂邦國何集本如此英華

之恠其賢明深探理源者其謂邦國何集本如此英華



邦國也 詹代居閩越自閩至于吳則絕同鄉之人矣自吳

至于楚則絕同方之人矣過宋由鄭踰周到秦朝無一命

之親路無迴眸之舊猶孤根寄不食之田也人人耘耨所

不及家家溉灌所不霑其擢乃條枚成乃華實者上天至

仁之膏澤厚地無私之陽春乎相公為上天之霖雨佐厚

地之發生也何以處詹焉夫舉善不遺於微陋用能必盡

其材器真宰相之任也自唐及虞有其人自夏及商有其

人自周及秦有其人自漢而降集作還無代無有文粹洎國

朝歷歷可數也相公能以詹為手下濫觴乎似善斯升真

善以至似能斯拔真能以來古人行此天下歸仁也相公

行之哉行之哉今則猶古筭度途遠蒼黃造次詹惶恐再拜

代實中丞與襄陽于相公書

呂溫

某經術無取丘園自屏所期全拙豈敢近名二十五丈况

愛博容不遺孤陋中以通家之好遇以國士之禮分慙入

堂集作室契厚忘年猥蒙集作賜吹噓謬假鱗翼遂得價重江

左集作右名聞天朝起家拾遺再命柱史時丁變故命偶屯

艱孤鱗方困於蹄泐窮鳥思集作再歸於仁德果蒙奏領列

郡擢倅三軍不汝疵瑕見容於歲月同我休戚每形於話

言身計皆奉良規家事悉資全力然後表達宸聽推致周

行南宮劇曹踐不終歲憲府雄秩技於常倫內顧庸虛敢

云自致魏賢子夏宣尼之道彌彰集作尊漢用淮陰相國之

言始重徒以才負知己名懸古人致遠之効莫彰貽羞之

責斯及敢不砥礪微分激昂前途以明主集作君今日之恩

資大賢積時之譽庶乎有立少答所知豈敢以尸素為榮

而負平生之論伏惟有以鑒察郡榻諸生戎旃故吏推獎

恩重生成感深瞻望門闌未獲拜謝銘戴兢惕莫知所裁

拳拳下情紙墨難具某再拜

與蕭相公書

于邵

相公閣下某以抱疊遐荒殘竟未絕偷度時刻倏忽四年  
伏以宗社未安兇逆猶在才無取入死難莫由天地之中  
甘爲棄物豈意當此之日逢相公安撫之時狂夫之言猶  
有一得芻蕘見納庸可庶乎伏惟相公秉鈞戡難道冠伊  
呂方期除天地之害更造生靈之本故詔書曰則如親臨  
又曰其代予言大哉倚賴斯可畏也安得因循故轍返顧  
於身乎奉相公之憂深入骨髓矣聖上續序鴻業于今  
六年將求昇平初若不及以無賢相左右虧我聖道近三  
二年有執事者蔽主之耳目結囊容身內懷姦忌外擅威  
柄衣冠爲之側足道路不敢偶語衆叛人離遂有今日相  
公所自見知既不能誅弘羊以謝天下則今之所急者皆

在相公勢中耳況居儲后之姻重受台廷之寄國弊身弊  
國安身安既須以形迹遠嫌又須以直道見節爲相公之  
福深以爲難是即踈家知止馬氏不侯至今高人借以爲  
誡斯爲上矣如或急於救世雖不獲已道德刑政仁義干  
戈任權重輕惟精惟一斯爲次矣此外滔滔者皆是非愚  
所知今大盜未誅羣寇更起其可處置者唯兩江半淮三  
蜀五嶺而已其中最切者請舉尤以明之每道皆有客軍  
本在同心平難側聞將校謀勝監軍爭長節度斂手金多  
者雖敗即安無金者讒入則退戰勝攻取未之前聞爲今  
之計莫若監軍一切且停客軍權屬節使申明本管無得  
相干然後慎選良將文武兼備委之鎮撫希在萬一餘則  
歷在相公目前不敢煩於簡翰負累憂危年垂七十沉痾  
積疹四十餘年自到炎方幸未及死豈合以國家大務言

達相府乎實以故韋吏部有忘言疑作之分嘗約以相公今日之望每恨生死契闊不盡曩時之期拳拳之心皎如白日良友雖歿情豈忘乎伏蒙每賜書問亦承念及微命恃此不恐輒冒威嚴其是與非不自疑在小子又自悲者平生志業身退毀隨紛紛世情鮮不乘便浮石沉木自古而然熒熒萬里誰能一作識察敢託相公門闌之舊輒書當時得罪之由再煩視聽具如別狀因宋侍御上垂詳覽又常內省自卜者審既已衰暮又昧時用前年病熱遠視不審去夏罹瘴近聽不聞疲憊之餘難於尸素伏乞曲賜恩波放歸田里傳家就木不夭天年九原之下期以贖責其大惠也如以歸田聞奏無端即乞以檢校閑官為請許令隨便養病免死殊俗又大惠也伏念斗筲之器須當承乏之用任過其量自合速辜然於其中有可恕者且獲戾之始實謗

五

文苑六首六十八

七

為一作辭深不蒙鞠問至今為累若不然者豈三人同罪而一身受罰將鎮列曹會府表高遷牧名藩由此而言痕累未盡每一念至驚危貫心豈無知人誰為言者今之所祈恕者屬鴻恩宥過掩瑕滌穢亡官失爵猶蒙收叙況身佐州端秩猶五品乞從反褐以贖前愆免入量移再罹降黜餘生願畢瞑目如歸幸甚又事有失於知退而終可言者竊以聖上建元立極之初每賜驅策雖無塵露之効頗傳潤色之美有冊皇太后尊號聖神文武尊號皇儲宜建之制皆泥金檢玉著之國史其餘則北蕃西戎詔策文誥無大無小何密何疎侯王將相出入中外數年之間事無虛日皆承特旨俾以發揮聲猷一作所決必由是也豈唯叨竊之幸實為不朽之幸矣昔隋文帝謂楊素牛弘曰薛道衡老矣宜使朱門列戟薛公謝恩且辭無功隋文詔曰自

吾有寶位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大功耶薛公昔受  
賜愚雖才不逮薛而焯叙盛明過於薛遠矣願以簪履  
念得遂丘園之請追前獎拔一作後雖死猶生伏惟相公深  
納焉沉迷鄙敗不知忌諱馳魂惕慮退不自安死罪死罪

與常相公書

前人

相公閣下自蒼生允望帝載緝熙大小仲父四方風動既  
絕橫議且無多門幸甚幸甚邵復何幸又當此時之則然  
命乃未偶通塞之分併在去年則相公首薦之恩鄙夫膺  
受之美徒拭人目孰知其心是以區區子牟不敢忘闕而又  
自惜昔嘗陪相公鄉里之舉時應神州甲乙之選其餘馳  
逸足揮勁翮修容峨峨來以干進者蓋千百數在公堂預  
鹿鳴之宴猶不可得況會府鸞遷之地者乎相公當時傑  
然於一作然居一作居天下第一愚實不佞忝從斯列六子登科又

五

文苑六百六十八

八

亮

廁其數凡我連茹世論以榮皆因依相公用白粉黛是乃  
降神維嶽有開必先右掖司言中均典翰出入承眄從容  
十年啓沃之由自此而始則知輔弼之道在天非人嗚呼  
同時一零落向盡彭揚李賀冥冥何之今相公宰平天  
下而鄙夫拘束邊外獨不得一親顏色更露腹心則漢庭  
於相公何厚哉是以內省可知命焉是以垂頭塌翼不敢  
思奮況家事未畢立錐無地男可從官女可許筭耳順之  
年馳復始滿名位日退沉痾歲深君臣之道天人之際心  
雖如丹誰表赤實此皆鄙夫與相公今日之事也豈無他  
人在我同志而已況相公無失其親無失其故二江之上  
獨立無親一麾以還未之有故舉日生憤傷如之何未知  
相公何以流念悲趙武之視蔭感伍員之逆施拳拳之心  
欲罷不忍伏願體道垂統加冷保和乘風雲之感會行宰

相之能事無寶斯位無愛斯權無念同昇于朝無念若捷  
於市咸有一德不其盛歟方將伊臯比崇管樂論霸寧展  
禽三黜無怨在胡廣七登何補鄙老也有知美善不識忌  
諱遠塵視聽忠告尺書然非盡言之具庶咨道一作意之  
本所不爾者謂之何哉前漢州司田樊登兄弟舊遊三十  
載矣相公席硯昔與之同言念無一作無塵今也祇召甚大  
惠也因是我利攸往因是利往得無謝焉邵頓首

與元相公書

前人

某月日通直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于邵頓首相公閣下  
一昨外甥右威衛錄事參軍宇文寶至奉傳慰誨不忘疵  
賤仍及家私造化之地禮物去隔一言一眚盡為曲貸既  
出望外不知所酬懷仁荷德載兢載懼伏惟相公膺斯一作  
夾輔閉心保乂尹正天下易哉為君虞友五臣黃師六相

子本一

文苑卷之百六十八

九

亮

匡救之分心豈異乎自經艱難常處僻陋外乏長策內罹  
百殃悲生於累心亦盡矣頃者羈齒隴上迫諸寇戎分為  
係虜永絕殊俗豈意朝廷勤為官之選相公垂推已之美  
席硯存愛風塵念舊不以蒙鄙才無可觀曾微決年再忝  
持憲振拔泥滯復為人知恩深提携物無所棄進慙其往  
之誠退累則哲之明彷徨失圖罔知收効又自悲者天倫  
之變禍橫相次家途淪胥素業無託他邦異縣至於流離  
力未集事死一作死又無補泣血仰天復何可言所以乘流  
則逝尸祿苟活國步未泰斯何底寧願言掃門不可遂得  
伏惟相公濟代推功渴日行道方將草創天下經綸時變  
大啓區寓再垂衣裳頤神滌慮正在今日無以外物虧損  
遂為咎也御衡持政前計不迷思廟堂之當安全蒼生之  
始望小人之幸日月以冀然後但見鴻鵠拂摩青冥不知

其極也謹附監察御史蘇端啓事以干罪貽煩黷伏增  
惶汗

賀外舅崔相國書

權德輿

伏惟大方全德自中發外蘊爲志氣掩爲事業然則阜庶  
生物操持化權結於衆心爲日固久且大賢之出處天下  
之否泰也故詔下之日人人相慶又早歲獲睹皇極綜論  
玄德志孤雲賦淒風詩伏讀累日備見精慮之所至言理  
亂者多推世運於必然殊不知弛張變化存乎其人而已自  
古賢哲之徒或志尚不展鬱堙當世長嘆痛哭於是乎作  
伏惟以嘗所感槩申於盛明使三辰光潤萬方軌道實在  
指顧豈逃勢中且以西漢公輔言之蕭曹以清靜熙帝載  
良平以謨明贊王業至宣帝時則魏相通故事邴吉知大  
體斯皆章章可言者也洎夫張蒼之律曆孫弘之文章章

中書

賢之好學平當之有耻然亦號爲賢相抑其文粹次焉至

若匡張孔馬服儒衣冠被阿諛之譏不勝其任最下則陶

青劉舍莊翟趙周之徒皆齷齪備位故身名偕泯夫此數

子者豈不粗知君臣之道古今之變哉病於無所發明保

持祿位而已有時無功可不謂大哀乎又古人有立德立

功立言之訓顧惟多幸獲覽炳然之文又備承餘論有以

見大君子之遣辭發慮弘裕溥博者矣惟德與功實在今

日洒天下之耳目復萬物於全性在丈人踐而行之守而

終之而已不宣某再拜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六十八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宰相

為人上宰相書一首

上宰相書一首

復宮闕後上執政書一首

北省

與黜陟使柳諫議書一首 與裴諫議虬書一首

與陳給事書一首

賀友人拜右拾遺書一首

宰相

為人上宰相書

白居易

二月十九日某官某謹拜手奉書獻於相公執事古人云以水投石至難也某以為未甚難也以卑干尊以賤合貴斯為難矣何者夫尊貴人之心堅也強也不轉也甚於石焉卑賤人之心柔也弱也自下也甚於水焉則其合之難

白居易

也豈不甚於水投石哉然則自古及今往往有合者又何哉此蓋以心遇心以道濟道故也苟心相見道相通則水反為石石反為水則其合之易也又甚乎以石投水焉何者石之投水者水也猶觸之有聲受之有波水道之相得也則貴者不知其貴也賤者不知其賤也當其冥同訢合之際但昭然而已矣其合之易也豈不甚於石投水哉噫厥道廢墜不行於代久矣故貴者自貴耳賤者自賤耳雖同心同道不求相合也今某之心與相公之心愚智不侔也今某之道與相公之道小大不倫也矧又尊卑貴賤之勢相懸如石焉如水焉而欲強至難為至易無乃不可乎然則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抑有由也伏以相公方今佐裁成之首當具瞻之初竊希集作天下水石之心自相公始也通天下貴賤之道自某始也不然者夫豈不自知其狂進妄

動哉伏望少留聽而畢辭焉幸甚幸甚其伏覩先皇帝之知遇相公也雖古君臣道合者無以加也然竟不與大位不授大權不盡行相公之道者何哉識者以為先皇父子孝慈之間亦古未有也蓋先皇所以輟已知人之明用賢之功致理之德以留賜今上也亦猶太宗黜李勣而使高宗寵用之也故今上在諒陰而特用也相公自郎官而特拜也推此二者有以見識者之言信矣斯則先皇知遇之恩貽燕之念今上速用之旨倚賴之誠相公寵擢之榮託寄之重自國朝已來三者兼之其亦二字集作甚鮮矣故某竊惟相公自拜命已來八九日得食不暇飽得寢不暇安行則懔然居則惕然思所以答先皇之知副今上之用允天下之望哉某竊以為必然矣況今主上肇撫蒼生初嗣鴻業雖物不改舊而命宜布新是以百辟傾心悽悽然以待主

上之政也萬姓注目專專然以望主上之令也四夷側耳顛顛然以聽主上之風也豈直若此而已哉蓋待其政者勤惰邪正繫其中焉望其令者憂喜親踈生其中焉聽其風者畏侮動靜出其中焉而將來理亂之根安危之源盡在於三者之中矣如此則相公得不匡輔其政緝熙其令宣和其風乎然則匡輔緝熙宣和之道某雖不敏常聞於師焉曰天子之耳待宰相之耳而後聰也天子之目待宰相之目而後明也天子之心識待宰相之心識而後聖神也宰相之耳待天下之耳而後聰也宰相之目待天下之目而後明也宰相之心識待天下之心識而後能啓發聖神也然則下取天下耳目心識上以為天子聰明神聖者此宰相之本職也而為匡輔緝熙宣和之道也若宰相唯以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朝廷之得失豈盡知見乎必未集作不



盡也而況於天下之得失乎宰相之耳目得聰明乎必未也而況於上以爲天子聰明神聖乎然則天下聰明心識取之豈無其道耶必有也在乎知與不知行與不行耳噫自開元已來斯道寢衰鮮能行者自貞元已來斯道寢微鮮能知者豈唯不知乎不行乎又將背古道而馳者何哉集作古之集作宰相以危言危行扶危持顛爲心今集作則集作敏行遜言全身遠害而已矣古者宰相取天下耳目心識爲用今集作則集作專任其兩耳兩目一心而已矣古者宰相以接士爲務今則不接賓客而已矣古者宰相以開閣爲名今則鎖其第門而已矣假集作使天下之聰明盡委棄於草木中焉天下之心識盡沉溺集作於泥土間焉則天下聰明心識萬分之中宰相何嘗取得其一分哉是故寵益崇而謗益厚歲彌久而愧彌深至乃上負主恩

五

五

一

景元年

下斂人怨行止寢食自有慙色者矣豈非不得天下聰明心識之所致耶然則爲宰相者得不思易其轍乎是以聰明損於上則正直銷於下畏忌慎默之道長公議忠謹之路塞朝無敢言之士庭無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寢以成弊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先達者用以養聲集作後進者資而取仕日引月長熾然成風識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競而是効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聾也有口者如含鋒刃也如此則上之得失下之利病雖欲匡救何由及之嗟乎自古已來斯道之弊恐未甚於今日也然則爲宰相者得不思變其風乎是以慎忌積於中而集作政事廢於表因循苟且之心作強毅久大之性虧反謂率職而舉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者不通於事變故殿最之書雖申而不實黜

陟之法雖備而不行欲望惡者懲善者勸誠難矣三字集作或恐難矣

古之善為宰相者豈盡得賢而用之乎豈盡知不肖而去

之乎蓋在乎集作於秉鈞軸之樞握刀尺之要刻邪為正削觚

為圓能使善之必遷不謂善之盡有能使惡之必改不謂

惡之盡無成此功者無他懲勸之所致耳然則為宰相者

得不思提其綱使羣目皆張乎是以懲勸息於此則賢能

乏於彼故岳鎮闕而不知所取臺省空而不知所求今則

尚書六司之官暨于百執事者大凡要劇者多虛其位閑

散者咸備其官或曰所以難其人重其祿也嗟乎徒知難

其人而闕之不知邦政日歸於下吏也徒知重其祿而愛

之不知稍食日費於冗員也損益利害豈不明哉古之善

為宰相者虛其懷直其氣苟有舉一賢者必從而索之苟

有薦一善者必隨而用之然後明察否臧慎集作精考真偽

得人者行進賢之賞謬舉者坐不當之辜自然審輪轅以

相求謹關梁以相保故才無乏用國無廢官豈可疑所舉

之未精而反失其善重所任而不苟而反廢其官與其廢

官寧其虛授與其失善寧其謬升但在乎明覈是非必行

賞罰則謬升虛授當自辨焉然則為宰相者得不思振其

領使衆毛皆舉乎是以庶政闕於內則庶績集作事斁於外

至使天下之戶口日耗天下之士馬日滋游手於道途市

井者不知歸託足於軍籍釋流者不知反計數之吏日進

聚斂之法日興田疇不闢而麥禾集作粟之賦日增桑麻不

加而布帛之價日賤吏部則士人多而官負少姦濫日生

諸使則課利少而羨餘多侵削日甚舉一知十可勝言哉

況今方域未甚安邊陲未甚靜水旱之災不戒兵戎之動

無期然則為宰相者得不圖將來之安補既往之敗乎若

相公用天下之目觀而救之夫豈無最遠之見乎用天下之心圖而濟之夫豈無最長之策乎策之最長者見之最遠者在相公鑒而取之誠而行之而已取之也行之也今其時乎為時之用大矣哉古者聖賢有其才無其位不能行其道也有其才有其位無其時亦不能行其道也有其才必待集作必待有其位有其時然後能行其道焉其竊見相公曩時制策對中論風化澆淳之源明天人交感之道陳兵災救療之術可謂有其才矣又伏見今月十一日制詞云其代子言允屬良弼必能刑集作形四方之風成天下之務可謂有其時矣今相公有其才有其位有其時則行道由已而由道乎哉某又聞一往而不可追者時也故聖賢甚惜焉方今拭天下之目以觀主上之作爲也側天下之耳以聽相公之舉措也如此則相公出一言不終日

而必聞於朝野主上發一令不浹辰而必達於華夷蓋主上輯百辟和萬姓服四夷之時在於此時矣相公充人望代天工報國恩之日在於今日矣或者曰君臣之道至大也可以漸合不可以速合也天下之化至大也可以漸行不可以速行也賢人之事業至大也行之以枉尺而直尋也某以爲殆不然矣夫時之變事之宜其間不容息也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故時未至聖賢不進而求時既來聖賢不退而讓蓋得之則不啻乎事半而功倍也嗟乎或者徒知漸合其道而不知啓沃之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漸行其化而不知變理之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枉尺而直尋而不知易失於時則難生於漸中雖枉尋不能直尺矣近者宰相道不行化不成事業不光明率由乎有志於漸矣請以前事明之某嘗聞太宗顧謂羣臣曰善人爲邦百年

然後能勝殘去殺當今大亂之後將求致理寧可造次而望乎魏徵集作魏文貞曰不然夫亂後易理猶飢人易食也若聖

哲施化人應如響期月而至集作信不為難三年成功猶謂

其晚太宗深納其言時封德彝輩共非之曰不可三代已

後人漸澆訛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魏徵書生不

識時務信其虛說必亂國家於是太宗卒從文貞之言力

行不倦三數年間天下大安戎狄內附太宗曰惜哉不得

使封德彝見之斯則得其時行其道不取於漸之明効也

況今日之天下豈弊於武德之天下乎相公之事業豈後

於文貞之事業乎在於疾行而已矣所以主上踐祚未及

十日而寵命加於相公者惜國家之時也相公拜集作命

未及十日而某有獻於執事者惜相公之時也夫欲行大

道樹大功貴其速也蓋明年不如今年明日不如今日矣

五故孔子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此言時之難得而易失也

伏惟相公惜其時之易失集作也而不失焉慮其漸之難也

而不取焉抑又聞濟時者道也行道者權也扶權者寵也

故得其位不可一日而無其權得其權不可一日而無其

寵然則取權有術也求寵有方也蓋竭其力以舉職而權

必自歸忘其身以徇公而寵必自至權歸寵至然後能行

其道焉伏惟相公詳之而不忽也抑又聞不棄死馬之骨

者然後良驥可得也不棄狂夫之言者然後嘉謀集作謀可

聞也苟某管見之中有可取者俯而取之苟芻言之中有

可採者俛而採之則知者必曰如某者七字集作知之者必曰至如某之見猶且

不棄況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精通達識之士得不比肩

而至乎聞之者必曰如某之言猶且不棄況愈於某之徒

歟則天下謇諤敢言之士得不繼踵而來乎伏惟相公試

垂意焉則天下之士幸甚其游長安已集作十年矣足不踐相公之門目不識相公之面名不聞相公之耳相公視其何為者哉豈非介者耶狷者耶今一旦卒然以數千言塵瀆執事者又何為哉實不自揆欲以區區之聞見裨相公聰明萬分之一也又欲以濟天下顛頽之人萬分之一也相公以為如何如何

上宰相書

劉蛻

天下固有良時既去而悲歌嘆泣之不同故當時則歎已去而泣過時而歌然君子居其位則耻聞之不在其位則耻不能言之其為士君子之心不忍聞之與聞之而不忍棄之則一也夫思慮可以精安危步驟可以負戈及強勁壯勇持久有守臨事不亂然而良時不與斯不得不歎既而信不見任智不見謀周游而晚歸風雨相半苦其精力

良時不集而畏事之不成斯不得不泣及其田園已暮始反鄉里白頭無成事反自疑斯不得不歌是其為人皆以憂天下而欲用其道者也不私其身之安佚而休者也既不私其身則公於悲歌者歎泣者也而是人豈以富貴而後天下之心哉蛻也歌之則已太早泣之則不得不豫計歎之則正當其時而君子未聞雖然閣下及其少壯而用之無使後時泣歌耻累君子幸甚太玄曰當時則貴已用則賤其不可後也已矣況當今巖無人矣溪無人矣佐王活人集作治民之術一皆以文學進苟文學進而君子不動心則蛻也不知其所集作以得罪

復宮闕後上執政書

楊夔

子雲有言曰琴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不可以致簫韶故董仲舒云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也舜承堯禪當太

平至理之後猶且放四凶舉八元八愷而後百揆四門方  
克調序當今承百王衰弊之末繼萬法隳散之餘皇綱不  
綱事無舊貫閣下掌國之鈞提人之柄將循其舊而就為  
治乎將欲擇其善而漸以化乎將新其轍而革其弊乎其  
誠不敏粗達利病之源常欲得布露蘊蓄於執政以助教  
化則與躅人之喜愠隨聲而是非者固不同其軌矣夫廣  
引古事以黷左右蓋類庸醫不審疾病培聚衆藥合為一  
法希有或中耳況今下筆者言登庸之善則臯夔蕭曹語  
字牧之能則龔黃卓魯此亦閣下飮於聽視矣今不敢遠  
為徵譬請質而言之閣下將欲循其舊而就為治耶且四  
海生靈又陷密網舉手搖足如在桎梏其懷革弊剷訛之  
政如旱苗之待甘雨若循其舊不為之制信其治不為之  
憂則蠹不剔則壞及根本毒不抉則疽及骨肉矣以此知

循舊之難也閣下將擇其善而化以漸耶且知人之道聖  
哲猶難故仲尼有以貌以言之失則閣下所為善者其欲  
詢於人乎其欲取於言乎取於言言未必信詢於人人未  
必誠蓋澆競日夕扇為朋黨內則巧詐萬變外則繫矩自  
任同於已者互推互挽出於已者擠辱如此訪於人有是  
有非聽於人有端有曲雖秦鑑之明堯羊之觸未免其撓  
且惑此以見擇善之難也閣下將欲新其轍而革其弊耶  
在今日時之訛俗之壞況大兵久役之後救其衰殘未有  
首於此也前車已覆後車豈可躡而行之固當改轍易塗  
以取其不傾不蹙道路之久亦知此為至計況廊廟帷幄  
之畫豈不以是為急哉然民困已久如涸澤窮鱗噉喙餘  
喘便沃之沛澤則有蘇活之望若顧而哀之曰吾未能卒  
致其澤命貫而挈之俟有水之地則捨而放諸則是魚之

反不如噉喙於涸澤矣此以見新轍之難也然則為政之道固在乎人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今大兵之後生民陷于塗窞九州四海固仰首於吾君吾相以待其脫塗出窞也使吾君為堯為舜固在吾相之左扶右翼齊相公任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豎貂易牙則國亂而無主身歿而不殞如此則臣持禪贊繫於臣不繫於君也今閣下莅事已來以為天下安乎危乎賈誼居漢文外平之代猶言今所安者抱火而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矧今日生民首未去其壓足未釋其縛乃欲循常之轍以安輯還定猶為飢仆者譚擇一作翊日之膳將何所濟哉夫欲安其民則莫若擇守宰夫欲固其本則莫若去奢侈夫欲官之治則莫若為官而擇人夫欲弊之革則莫若限田而定賦夫朝廷之立在固本根本根固則兆庶安兆庶安

則盜賊息盜賊息則基於太平矣欲安其兆庶莫若擇守宰守宰良則人民安人民安則無逋逸如抱沉痾者偶所親之衛養焉肯捨其親而從踈乎苟不精擇其守慎選其宰信虛聲徇請謁是致禍於民而思其安如挾彈以驅林惡禽之驚也決防以涸泉怪魚之逝也故漢宣帝詔曰與我共治天下其唯良二千石乎故承平之代號為得人內外肅穆時風一變如是則守宰之任其可容易乎其可輕受乎今遠方郡邑民抱愁痛嗷嗷然如嬰兒之望父母也朝廷命牧守選邑宰以何道而取耶其有忘慈惠之心蘊聚斂之志不思疾痛但恣刻剥役疋瘵以從欲飾厨傳以邀名天路高邈叫訴無所居者以遠而吞氣行者以賂而設譽縱使貪過桀跖亦可高枕夷柳如此則流毒於下豈有既乎故曰欲安其民唐諱下同莫若擇守宰也夫世態驕奢競相

扇習生民益痛時風益訛昔有諫舜用漆者以其漆不已  
至於象象不已至於珠玉夫塞其源絕其流猶有浸漬潰  
防之穴而況決其源疏其流其可罪諸洋溢乎且古者車  
服僕隸悉繫於位上不得踰制下不得僭上故貞觀開元  
之初位至丞相其導從不過十數人而已迨林甫秉政內  
挾邪以固寵外託勢以立威勝已者巧法以誅之異已者  
倚公以斥之內外畏惡林甫亦自審其曲由是出入嚴其  
兵衛如見大敵自後執政者嗣其餘風至今不衰下至散  
班冗職但力可致者即前有驅後有殿固莫問於品秩矣  
至於崇德雅望亦不能復其本縱心有所惡皆有類聚者  
瞽惑不得固其節矣且月俸即有限餘給即無數以有限  
之入供無度之費俾其分一職當一位不培不斂者亦鮮  
矣車服僕隸之爲費尚且如此矧復後庭曳綺羅飾粉黛

時茂

女本百本九

十

時茂

者其費如何哉故因賂一作賄而仕由賄而達牛驥卓隸汨爲  
一流居外者恃內之權恣其刻削居內者恃外之遺益其  
侈靡耗民之生如城之狐蠹民之力如社之鼠枯骸朽皮  
盡取後已閤下其不痛心乎其不投泣乎夫四方程式自  
輦轂去儻閤下剋已以行俾四海知所法則其爲革弊刻  
訛不啻沃湯於砌雪也故曰欲崇其本莫若去奢侈也自  
大駕南巡官失其守冀販繒織畚之伍有安劉滅項之才  
於是爛羊續貂首尾顛倒苟無董正是秦國經玄宗平內  
難有功者多行行自負姚梁公當國引光武故事請不任  
功臣以政優其祿秩寘於散地使不干禁旣無韓彭趙醢  
之戮保子孫爵祿之慶閤下不以是爲憲乎書曰官不必  
備唯其人國家設庠序之官蓋閱禮敦詩之本也苟非其  
人焉可妄授今貴遊豪胄耻言國庠凡受其官意若獲譴



故朝廷執事亦以為尋常莫知太學為國之本本顛則枝  
葉從之矣焉有文明之代輕易儒學齒其位者曾不知書  
之顛倒而而欲以此發明大義闡揚大道是猶責瞽者以玄  
黃詰聾者以律呂舉是一隅則百辟之選豈可不據其名  
責其實也故曰欲官之治莫若為官而擇人也今天下黔  
首不憚征賦而憚力役明勅屢除非不丁寧州縣奉私曾  
不遵稟既因循未用亦有所未盡焉蓋僑寓州縣者或稱  
前資或稱衣冠既是寄住例無徭役且勅有進士及第許  
免一門差徭一作其餘雜科止於免一身而已今有僥倖輩  
偶忝微官便住故地既云前曾守官州縣須存事體無厭  
輩不唯自置莊田抑亦廣占物產百姓懼其徭役悉願與  
人不計貨財只希影覆富者稱物產典貼永絕差科貧者  
以賦籍擠排助須從役利入私室害及疲民無利潤者轉  
見沉淪有膏腴者坐取安逸衣冠戶以餘慶所及合守清  
廉既恃其不差科便恣其無畏無忌且古者盡一作地之  
教限人名田一則量其富貧一則均其肥瘠今凡稱衣冠  
罔計頃畝是姦豪之輩輻湊其門但許借名便曰納貨既  
託其權勢遂恣其苞囊州縣孰知莫能糾摘且州縣所切  
莫先差科富貴者既黨護有人貧困者即竄匿無路上迫  
公使下窘衣資怨嗟之聲固傷和氣苟權豪之路絕請託  
之倖除即民必泰俗必阜矣何以塞其門杜其隧在定其  
稅額而已自一品至九品各限其田田有恒即賦有限無  
路廣占矣既絕其廣占即富者無苟免之徭貧者無非次  
之役則凋瘵何有夫不蘇時俗何有夫不安故曰欲弊之  
革莫若隨一作田而定賦也是四者固為政之綱也將欲安  
其人豐其俗實未先於此道也復有急於是者蓋朝廷之

法也夫法者士庶之所以共固不以士則廢庶則用所以一而行之者欲人之鮮過也苟輕者以賂而重曲者以勢而直縱朝夕示於人雖一子不爲信而況有勢有賂者焉肯稟畏哉今朝廷之法不及州縣之條州縣之條違者必有刑所以人知懼朝廷之法犯者未必罪所以人莫畏此亦冠履雜處首尾倒置國君之威不行於世牧伯之令反信於時如此則風俗日已醜國柄日已陵不其痛歟不其惜歟今爲政者未嘗以此爲痛蓋各急於私不計於法設有其行一作行其典者悉貧而寡援俾其受罰而與怨蓄憤而不能訴鬼神有知固納其訴則仗陰德陽繁霜苦雨豈不職於此哉且石碣殺其子君子以爲義叔向戮其弟仲尼以爲直今閣下當此大柄豈有捨其義與直混其名乎與齷齪者爲偶哉夫法不患不制而患不行事不患不立而患不公苟以

用法必公不以豪強而曲直則不出戶可以見四方之承稟不下席可以知兆庶之休戚矣代宗朝用楊綰爲相綰性清儉時論推之及爲相郭汾陽爲河中節度使憚之妓樂減半驗於此即四方稟畏當國者操守耳陳平對漢文云宰相者上佐天子燮理陰陽內親附百姓外鎮撫四夷使御史大夫各得其職今陰陽調乎百姓親乎四夷柔乎內外之職各得其任乎欲陰陽之調也獄無滯訟官無濫政農桑無失時公府無加賦則里有歌巷有頌和聲達於上休氣屬於下陰陽何有於不調哉欲百姓各親也不奪其力以營臺榭不劫其衣以衣土木不掠其糧以給犬馬不賦其財以資交結聞民之病如子之病聞民之飢如已之餒百姓何有不親哉欲四夷之柔也省刑罰薄賦斂謹庠序之教申孝悌之義鄉里識尚齒之敬道路知事長之

禮然後固其關防禁其侵抄臺其戈革示以恩信四夷何  
有於不柔哉欲內外之職待其任也命各舉所知隨材引  
用不以位微而不錄其言不以地寒而不取其稱文者  
授以文學之任然後考其文之臧否稱武者授以兵衛之  
任然後驗其武之勇怯稱理者授以親人之任然後責其  
理之優劣稱錢穀者授以度支管權之任然後課其錢之  
盈虛實者外之不副者黜之其外黜皆及其所舉故人不  
以黨而進亦不以獨而退故內外之職何有不得其任乎  
自元和已降宰相閉關不接士游其門外其室者非有世  
故非有媒薦固不可偶頃刻之語周公一沐三握髮公孫  
弘開東閣邴吉不以吐車茵爲過而乃致理平故太平之  
基非一士之功也借如大厦崇崇誠柱石棟梁之力然捨  
其藥櫨榱椳此爲何室哉今天下有倒懸之急實閣下夜  
以繼日籌其事坐以待旦思其用忘寢食以待往來捐金  
帛以給貧困之秋也某家且貧讀書著文之餘以漁獵奉  
甘滑今閣下居密勿啓沃之地輒以漁獵爲論焉夫漁於  
澤徧水而布罟獵於林被野而設置不徧不被是闕其具  
也及其獲魚得兔非一目之力今內外百執事亦置罟之  
衆目焉焉可一一責其獲又不得以不獲而不設也然能  
不縱其躍不漏其走亦足助爲漁獵矣苟或不掩其走不  
蔽其躍即捕之無虧其紀綱則後日之漁獵不患於遺矣  
惟不以詞之繁試一二垂省幸甚幸甚

北省

與黜陟使柳諫議書

權德輿

某月日試祕書省校書郎權德輿上書閣下德輿材術無  
聞集作材實無能重以拙訥雖星輶往復皆獲趨拜竟未得粗承餘

論少盡下情伏蒙以彌

集作通

世之舊將獻狀受祿感戴循

環不知所措或有所見敢布愚衷何者今皇帝馭天下之

初將欲拔才俊延幽滯綜覈名實覽觀風俗故分詔近臣

省問四方將天之命其旨不細則閣下舉一士用一賢必

當窮驗聲實精究終始一旦以愚當薦士之目誠衆多所

未喻也凡以故舊之私不能忘情與夫推賢類能其事則

異今者澄清省察以得人爲功直道公議天下屬目此時

而失則所失多矣德輿伏膺儒行三十未立拊躬責已知

不如人俟他時進脩與諸生齒方冀當大君子眷念之至

申鄙夫報効之分今者有集作若以賢用所迫苟進一官則

儻書販舂亦足自給必不敢以區區之身上累名器敢拒

黔敖之食徐受山濤之恩下情所守在此而已是以竟未

獲拜謝者以必所不敢當也伏惟宴間之餘俯察愚朴文

平書

文六百六十五

十四

章鄙略不足以煩省覽用此陳露慙畏伏深不宣德輿再拜

與裴諫議虬書

于邵

閣下昨日愚子臯暮起居迴蒙以放鷹度隴二賦及宗儒

銘自發東甌至安南諸作見示隨掌明珠忽蒙分惠一作玩秦

臺重壁不問旁臨是何衰暮偶此殊觀幸甚幸甚自微言

中絕大義復乖歷戰國縱橫之後遭亡秦煨燼之末四始

不作斯文無紀漢興總輯馳騫稍復詩騷之體訖建安之

間皆可垂訓風流更代紛然殺雜迨有高下不可勝論齊

梁陳隋至乃流遁矣國家受命煥乎文明開元天寶於斯

爲盛格高體正者君臣之義天人之際畢備於斯矣先覺

後進其誰間焉屬三十年來兵戈不息所務者急所賞者

異過一作遇之則進不過一作遇則墜考之文章東不流於海南不

集於江萬方行紀安可得哉某性乏天假學非專門徒以

菲薄少有謬膺清切特用潤色鴻業頗承渥私孤奉明恩  
競速官謫謫居之地猶佐大藩承府公廕麻忝下榻清讌  
風亭月觀美景良辰未嘗不接高興陪嘯詠雖唱高和寡  
未能弘道雲從風感時賴起予如此之眷者如此之樂者  
歲不我與星迴四周而不知老之將至累之在已餘生之  
幸斯亦厚矣閣老心無所負神保其貞冒南極之炎鑠泛  
重冥之湍悍清光可鑑素履惟精雲天意長復此與合有  
足歡也今網羅俊乂滑日爲勞明詔屢下旁求四達有  
天生棟梁而不構大厦時遭霸王而不先授器者也在姑務  
脩德而已前宵之命情實未盡燭不見跂露不稱晞區區  
主人有所慙係信宿而未獲拜賜者實以沉痾之故旦暮  
爲劇況南面梧疑北背瀟湘歲聿云暮於焉遷客心折骨  
驚復何言哉所得四卷繕寫已畢置之篋笥爲藏馳遣臯  
暮送本不復一

文不亦六十九

十五

時茂

與陳京給事書

韓愈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  
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  
候於門墻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墻  
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  
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  
之以日隔之踈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  
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  
於左右矣溫乎其容其若加其親集作新也矣厲乎其言其  
若憫其窮也矣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  
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其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其若不接於其集作情也

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文復志賦已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俟更寫閣下取其意集作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賀友人拜右拾遺書

律外府協律召拜

劉蛻

今日街東見詔書以執事拜右拾遺朝廷之意將有在擇能言者而使之言哉雖執事材氣壯健他日無不乘之若驟以地一作遷耶一作未嘗有也故蛻謂朝廷之意將有在曾欲用樂正子為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僕不止為執事且為天下不寐也丞相致主上復貞觀之業自此敢伺察者必得伺察敏集作口舌者必得口舌舊所嫌忌出弃者

稍稍引用蛻幸未老一二年得見朝廷治平著歌謠為訓話臣然人世幾何時不可遭伏惟執事飲食起居无志丞相意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六十九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

書四

省上

上姚令公書一首

為礪翼上張兵部書一首

答左司崔員外書一首

為崔僕射與郭令公書一首

與郭令公書一首

與楊員外書一首

與李尚書書一首

上西川韋令公書一首

上韋尚書書一首

贈蘄州盧員外書一首

代李侍郎與山南嚴僕射書一首

送張尚書書一首

上姚令公書

張九齡

月日左拾遺張九齡謹奏記紫微令梁公閣下公登廟堂  
運天下者久之矣人之情偽事之得失所更多矣非曲學  
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益之集作亦已明矣然而意有不盡

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猶用九九之術以此道也

忍弃之乎今君侯秉天下之鈞為聖朝之佐大見信用渴

日集作渴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而君侯既遇非常之主

已踐難得之機加以明方集作若鏡中運如掌上有形必察無

往不臻朝暮羲軒之時何云伊呂而已際會易失功業垂

成而舉朝之眾傾心前人之弊未盡往往疑集作擬議愚用

惜焉何者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曩

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夫見勢

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

苟附及不輕受就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為知己

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至於合如市道廉公之

門客虛盈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死殉

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恒態不可不

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  
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情結笑言  
談生羽翼萬事至廣千變難知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  
無耻君侯或弃其所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深旨之若斯  
便謂盡私情於此輩其有議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遷  
不因交遊無以求進集作售明主在上君侯為相安得此言  
猶出其口九齡所以為君侯至惜也且人可德化集作誠感難  
用集作可戶說為君侯之計謝媒介之徒即雖有所長一皆沮  
阻集作抑專謀選衆之舉息此集作訕上之失禍生有胎亦  
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修  
之至極何謗不息勿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廣度珠潛  
璧匿無先容以求達雖後時而自安今豈無之何近何遠  
但問於其類人焉瘦哉雖不識之又集作何不可是知女  
不私人可以為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為臣矣集作惟君侯  
之度內耳安用小人之說為固知山藏海納言之無咎下  
情上通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默默而已也願無以人故而  
廢其言以傷君侯之明此至願也幸甚幸甚

為邵翼作上張兵部書

蕭穎士

月日應武藝超絕舉某乙謹上書侍郎公執事某汝穎儒  
家子先人以文至尚書郎今僕不肖持七尺之軀蹶張角  
力為褻衣者所不見禮猶復決短策希餘光願以羸疰之  
形忽微之氣三寸之舌百金之義一朝而委諸執事將納  
之耶拒之耶嗚呼苟或拒之士亦未易知也試為執事言  
之僕幼聞禮經長習篇翰多舉大略不求微旨且尤好史  
臣之言自秦漢迄于周隋馳乎千餘載間天人祕理軍國  
奇畫皆耳剽其論而為文未止一作不喜潤色求官惡一作



拙莫能進趨顧人事所先則天資所闕雖欲從士大夫之後高談抵掌取當代名其不可得也審矣然每讀太史公書竊慕穰苴樂生之高義常願一真戎車之殿指麾部分爲天子扞城近臣不知明主未識徒欲奮決孰爲引致嗟乎使古之二子復與僕同時於今雖有敗晉強燕之謀亦不能自達也明矣所謂論干戈於揖讓之代則恃者信哉是以偃僮其形慙沮其色與被堅執銳之伍以馳逐擊刺爲容雖欲耻之其可得已侍郎亦不可謂僕無學而輕之今聖主居安慮危有備無患以侍郎爲深寄故專任簡稽之司豈不欲旁求爪牙式遏寇虐故將士擒是擇寧止百中爲竒則孫子之謀長於滅竈杜侯之力曾不跨鞍蓋古之有善陣不戰者未聞以投石拔棘爲全軍也侍郎懋衮之後爲裘是學朝稱偉才物飽宏議固當續韋平之業爲

社稷之臣使小人得驅馳下風計畫見用此蕭何韓信之事顧不美乎侍郎必不以僕爲狂使待罪末品參一旅之長受偏師之任羽書狎至烽火交馳察以時候占其氣物標利害之形相山澤之險乍散一陰一陽飈馳雷動千變萬化使兵不血刃勢如川決與夫搴一旗斬一卒崎嶇行陣之末以徵賞求名者何其遠歟如或人非廢言事有可驗又得出疆場之外奉咫尺之書因宜料敵隨事制變使千古忠臣之節凜然復存則蘇武虜一作中尚能齧雪傳生幕下必斬樓蘭此亦一竒也侍郎又不可謂僕大言而疑之以侍郎有卓立傑出之姿虛心待士貴不驕物故小人越上下之分持得失之端私布之於侍郎期不以衆人見遇也侍郎用僕亦今日否亦今日屈伸待命惟所進退某再拜

答左司崔貞外書造

權德輿

德輿器用瑣薄無他才術徒以木訥之姿翫習聖賢之訓

嘗以為大朴集作和久散世道交喪師友之義缺醜薄之風

起蚩蚩萬情無所司南銜憤結懷怒然終日前年得以行

役獲覲德容始蒙泛愛竟接清議初論當世之理要次陳

情性之大端終語道德之宗集作原極澡雪百慮泊然葆真

一聞至論神開意警不覺虛白澄曠浹洽四支則易直子

諒又其細也當此之時誠欲備門弟子之數日展嚴師之

敬雖此志不遂實念集作遇逾涯忘年之歡契比伯仲昨者

奉問洞見仁衷且有退身丘樊之說噉夫中人之域或不

以利回而多以名敗或時能蹈義而鮮以仁克此誠細者

可力大端則循性而動矣至於黜聰晦明恬於退讓息浩

然之氣哀樂不入不然則乘時致位以天下為己任化醜

為醇澤流無垠彝倫式叙生生茂遂此誠大君子之出處

也近古已來作者實鮮豈世運有在或時無其人間睹皇

極綜論之一篇得之盡矣然則或進或退小屈小伸豈足

為執事者道也又示問之中情旨備至不棄弱植申以嘉

姻荀陳之義非所敢當況司徒令子為後來名輩精識洞

鑒承集作誠已得之鄙人何堪後疑作復當此命門問之下珉

玉不侔將何以祗承厚意當叔寶逸少之目恐累清德無

任下情已具諮聞敬承嘉命尋冀拜謝感慶伏深某再拜

為崔僕射與郭令公書

于邵

某月日某官某謹奏記令公閣下幽風固陰月紀將暮伏

惟尊安福履萬壽無疆幸甚幸甚集作遠鎮方隅蕃蠻未靖

力微寄重憂累交煎雖無暇自謀終分心遠難一昨中使

飛駟王命急宣特論西戎侵逼郊甸即日奔走以副廟謀

神徃形留豈違夙夜近知輦下人無動搖復聞朝廷勞師  
薄伐朱相公以幽燕勁騎先啓戎行而令公以朔漢舊軍  
暫分兵要始則聖略不世出固推心與人終則上台一作  
應時須同力戡難朱公稟命而有進令公遣戍而不疑是  
皆存大業於至公遂表無私以奉已太白所以食昴魯陽  
所以迴暉斯乃協和萬邦豈必因依一代昔者范宣子讓  
德晉君以霸蘭將軍避怒秦兵不侵書之縑緗名亦不朽  
令公勲冠天地力存宗社每當一軍殷如敵國若涉大川  
而令公能濟若火燎原而令公能滅厚德及行葦太和合  
陽春謙尊而光直方以載四海延頸萬邦立程當今執事  
在具瞻之上將自下而彌高欲從損而彌益一諾而千萬  
人說一謙而千萬人讓況作相三朝行師二紀東征西怨  
遠懷邇安是以蒼海之隅莫不率俾膏雨既滋於百穀人  
倫復正於五常當今日之嘉猷何遂古之能擬齊晉之際  
其大此乎某區區不才謬司戎律每欲剗心示衆嘗膽酬  
恩側聽遠方有形君君父忘寢與食思奉前人矧辱在下風  
特蒙恩獎欣逢千載之事竊賀兩君之好感慕書紳未知  
其極謹遣某官某奉獻情言然則書非盡言之具蓋陳赤  
實拳拳之分某頓首再拜

與郭令公書

前人

汾陽王令公閣下伏惟戡難定禍勲載王府致君行已德  
冠當時講信脩睦敦叙舊好悉爲古今第一則一作小子  
在數科之一而不能上達以自布露九原之下何以塞責  
頃年令公先府君刺舉于渭家世出牧于岷二境相接數  
年修好睦爲弟兄契以金石則令公之所聞見也久矣初  
以專經遜業嘗假籍於渭之渚于時使君文特以禮送問

以時務許以大名爲之下榻教之改業復歸以報命先人  
從而誨焉天寶中忝以進士及第其年判入超絕科受校  
書此則使君丈人倫高鑒施及小子不其神乎永懷報德  
何日敢忘慶流後嗣日以昌大及茲匡救莫之與京謬從  
庶官之列默於衆人之下爰自起居郎署省闈未爲令公  
所顧以職在下位不敢干進也殊不知江海納細以爲太  
山岳積壤以爲高斯道日顯人皆是効以不待掃門願陪  
下拜有若公之令弟少府監許之游從公之愛子左常侍  
質之顏色公之貴壻前少府吳監知之爲人工部趙侍郎  
賞之爲文戶部李郎中列之爲友皆朝廷俊選而不相鄙  
弃庸可誣乎夫有開必先先非所感如小子者使先文字之  
已足一作於此令弟愛之貴壻終此字無眷之及及一作於此而  
不能再登龍門禮叙世舊未之有也謹奉尺書塵黷執事  
轉於內屏以待命死罪死罪某再拜

與楊貞外書

前人

七官一有院長足下愴與子別雖以爲晤出處默語蓋非一  
途頃自除官乘流則逝性有定分愚不可移是進以無所  
干退亦無所悶到家喜骨肉之愛出門全賓友之歡陶然  
而不知樂之將至亦何暇役耳目從智力哉故知山林之  
士入而不反者宜每逍遙縱觀從息多暇近覽古公避狄  
之地緬想周文出畋之師如其仁如其仁又其聖也不遠  
閭井頽然舊風嗟乎我生不辰遭值世難天未悔禍人猶  
怨咨顧子弟之爲邑迫時政以多故恭寬信敏惠力行不  
必果長太息者復何可言一作復猗那揚生行道利物勤  
於四海君子之踐中朝柄然從容畫省抑有由也勉旃良圖  
無以自媚風味遐屬此情難論嘗當春臺梅柳動色思與

携手傷如之何時流好音尚慰羈旅幸甚幸甚太尉告身在匠人魚朝處望為收取遠代傳慶不欲失墜慎爾無忽因家人馳日臨紙惘然于邵頓首

與李尚書書

前人

某頓首尚書姨夫閣下伏惟秀出天枝挺生王國十年分闡八座居榮善貸嘉聲聞於四海幸甚幸甚某忝接末姻早承餘暉南秦旅寄特奉周旋西掖官游叨聯清切高山景行何日忘之去年出守江華未遑進路猥當時議且復拘留滿室遺孤立雖無地朝求暮乞日往月來外媿親朋內慙骨肉屏居陋巷不堪其憂惟此絕糧已復旬日古人併食今實當之側聞姨夫入朝先以貧賤為意頌聲載路誰不歸心某於池陽之間獲空閑數頃之地誓將作勞隴畝以望秋登所乏耕牛傭賃無計儻或哀此窘迫許以後圖解倒懸之憂廣賙急之路以德報怨先哲格言區區之心竊慕此耳輒肆干觸昧於是非徵諸常情豈敢逃責痼疾暴發未由造門謹使家人投刺不宣某再拜

上西川韋令公書

符載

伏見自建功汧隴之後天子念重付託西蜀擁旄杖節垂二十年能斷西戎之股臂鑿南蠻之耳目獻驃國之絃管摧芥熟之橫猾四方仰首威聲赫然是何才略如是之偉也巴岷之人蒙慈惠被法禁秋霜膏雨不足為喻是何教化如此之美也於戲大丈夫生乎天地之間功德富貴而已矣今令公英姿玉色照屬當世勲業格皇天崇高如泰山若使圖丹青刻鍾鼎為有唐一世之盛令公獨得之矣某頃不自揆謬隱匡廬聞其所務者不專文字亦嘗有意窺佐王治國之術思樹勳不朽之事心長才短難進易退徘徊

徊林壑屢移星霜齒髮蕭索無所成遂雖命使然也亦實  
慙贅疑作質鈍自成都違奉馳心旌麾高卑勢殊分絕干請一  
昨戀慕滋甚不敢寧處因修狀疏并獻拙文不謂滄溟量  
深轉涵微細猥見下答仍賜褒寵蓬蓽之下煥然有光臨  
風悚息不知所措某氣性野直寡儔少合宇宙至廣迴無  
知音遭逢知音便是死所伏惟令公上才宏識傑出人表  
律呂一動變寒為溫伏知小生爰自茲日至于沒齒無沉  
痼之恨矣然九霄之鴻假勁翮而飛者也萬斛之舟假長  
風而逝者也鴻與舟不翻不風皆摧頽朽蠹之物也安能  
自運哉輒敢二況輕塵視聽伏計令公發函之際當不哂  
飛逝也新文五章音以賞奏重干宗匠伏惟俯賜省覽幸  
甚幸甚

上韋尚書書

前人

伏惟尚書雲霄之祿位汧隴之勲業河海之宇量青萍之  
操物斯事已形丹青載在太常野人復欲云云之則若詠  
滄溟之深頌泰山之高識者聞之以為悠悠腐儒僕不曉  
事故略而不書某聞獸飢思食士窮思遇此生物之常也  
其有食不濟遇不至常情必然某則否何哉夫蘭有香  
雖植翳薈必從風而揚之士有道雖混闡苴必由人而彰  
之某拜顏踰年出入五謁而善竟不聞於左右顧不及於  
布褐汨沒塵土造次羈旅是缺行敗德充溢視聽之深也  
射矢失中求正諸已而已不然即黃金之臺崔嵬造天獨  
不陪郭隗之後從容而登之乎然有志未遂於節下將欲求  
遂於節下伏惟少請詳之幸甚幸甚頃年與友生數人隱  
居廬山中時包祭酒牧于江州小子荒唐曾以短書干之  
包公聲聞君子也一言感激因為遠大當是時賢豪僉僉

滿盈江湖翕然以風槩相與亦屢為侯伯之有土者行束帛之禮焉其皆抗詞不應斯鷗鵬一舉之致以方寸之地久違寧覲顧瞻歸路敢逡巡乎昨奔走萬里得獲拜慶慈顏怡怡然喜其如人親族隣里亦會酒相賀雖爵祿未及而門戶有光稽古之力實亦斯在則故林之松桂草堂之朋友懷芳結念相望於谷口可勝言哉今欲越三峽之湍瀨適九江之遐阻以業就志以家依山清風白雲相與終歲斯也者非大官上列恢張特達之賜則無以自振焉尚書功德巍巍與嵩華侔善政如和羹深仁類陽春寵材拯困多在輦下今羽毛頽弱大賢能煦而嫗之使其騫飛乎今鱗介蟠屈大賢能澤雷一作而雨之使其騰驤乎顧之即榮重委之即廢賤通塞之路期於反掌敢不虛中惕慮敬俟遭值伏惟非常施與之幸甚幸甚

李中

文苑卷七十一

九

胡彦

贈蘄州盧員外書

前人

去年春三月某有謂暫出蓬戶間適值麾幢將度潯陽嚴太守命某為貳食之客偶於末席備聆嘉話如和風扇春膏雨澤物真可愛也玉笋未醉蘭橈遽動襟緒百端鬱鬱不開後圖有遠役南征千里夏徂冬歸道路蕭條音塵寂蔑至此而已今者有襄漢之役實遊郡境誓將維舟泄宣曩懷一昨至蘄陽岸下屬日晏水闊風猛波起帆席張快不可偃落眊眊失徒煙露蒼茫杳杳馳心悵然無棕某深山耕漁之人也不求干進貴賤之異何緣區區竊嚮下風聽君子之議采輿人之誦若將時會踐升朝廷伏知君侯必能明禮樂補教化翊大君於皇極保蒼生於仁壽夫如是則善人國之紀也敢不恭敬乎敢不親愛乎拳拳之衷正在此耳方迫行邁稍趨北路廷賓一作英華

戀慕滋焉李山人丞以藝術日游門閣問訊所詣將欲俟起居今故留之用書寫懷其他文一軸蓋執贄也非敢誇也不遺細陋或見光寵但願抵襄漢病夫拂拭耳目而俟之其再拜

代李侍郎與山南嚴僕射書

呂溫

僕射稟天全才受國重寄控全蜀咽喉之地當狂寇奔侮

之衝治

集作處

瘠土而其財甚豐訓羸師而其武可畏少分

麾下潛運掌中再開劔閣之扃繼獻鹽亭之捷應接制使

先假地征犄角王師且為鄉道

集作導

削叛臣之跡釋梓州

之圍勞實居

集作倍

多無與讓美

集作功

聖上神武眷斷注

意西南一校之善否必知一夫之勞逸必察況閣下効彰

朝論事布人謠精誠貫於神祇茂伐懸於日月豈復聽簿

書之巧詆笙簧之濫音來示所虞無足介意其以寡薄謬

五十四

大東李月七十一

十一

胡彥

膺重任舉關國計動屬軍期夙夜憂慙未知所濟過蒙稱獎愧惕良深唯托方岳至公共守王度物估小事固無二三許共遵行亦如受賜佩荷之至無喻下情其再拜

送張尚書書

歐陽詹

前鄉貢進士歐陽詹於洛陽旅舍再拜授僕人書獻尚書閣下某同衆君子伏在尚書下風久矣孟冬已寒伏惟尊體動止萬福人生於世令天下之人識與未識有一善則願知之有一困則願知之尚書以為其人何如哉愚以百年二百年無一而已矣尚書豈知身則其人乎既知其人其則願知也

集作某斯所以願也

九今之人進露於長者或以單

詞褒頌為先者亦或求人書狀為先者伏計尚書飽見之

英明特達必不之愛小子固

集有直字

亦竊醜之況以尚書茂

德雄才則已騰於寰宇矣豈假區區片言隻字章明於身



乎以尚書川

集作山

容海納則自斷於曾襟矣豈在悠悠八

行尺牘進退於人乎知不然矣某方拙魯訥不敢游詞某

閩越人向京師七千里

集有矣字

去秋遠應直言極諫詔不逮

試便往西秦今冬將從博學宏詞科赴集期昨至東洛舊

負人錢五萬卒然以逢某則合還人又艱難困迫唯一驢

一馬悉以償之債廡之下如喪手足兀然不能出門者再

旬于茲矣亦以窘懇遍祈於人人無非常所與唯疋帛斗

粟供朝夕則纔可過其外則莫就無車無儲寄人之廬士

之窮莫窮乎此也今日有來相看者曰子之困至於是何

不以情聞於徐方商陽公乎明日有來相看者曰子之困

至於是何不以情聞於徐方南陽公乎某晝忖夜量既先

在尚書矣又人人異口同詞同驅之心與議并俾忘干犯

以困投於尚書尚書之力上將驅雲雷清宇宙副萬乘之

賴答億兆之望豈獨遺其所願知之之困乎尚書下將燹

陰陽調風雨合百神之意允飛走之望豈獨遺其所願知

之之困乎救火之家水雖在遠不以遠而往者知其必能

濟患也詹之困曾未拜伏尚書所居洛陽西隣陝虢北俯

河陽南接陳許東有汴滑捨東西南北之近越千里控於

尚書者亦德尚書必救所困焉神游五侯之門遍心擇王

公之量匝方決意投於尚書尚書留意焉布露微碎亦非

容易考試事畢特冀拜伏雖有蓄積庶及面陳某再拜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